



二

𧯛

續

鑄

儿

𧯛

卷之五
氏重

重刊皇明名臣琬琰錄敘
皇明琬琰錄弘治間嘗有是書矣有之而未備而後來者尙闕焉
於是吾郡諸生王道端公取並觀會萃而刻之刻成詣余山中問
敘余因詰之曰是錄也誠謂之琬琰矣但我國家二百年來公卿
大夫士何啻千百子是之錄僅若而人縱擇而取之將不有遺珍
墜寶也乎曰是固所不免也然唐虞五臣周唯十亂當時已謂之
盛茲錄蓋幾倍焉恐亦不謂之少矣多聞闕疑以俟君子若曰有
所予奪於其閒是史氏事也則吾豈敢曰然則子之爲是也何居
曰元也不敏有私慮焉自科舉制興而士人之業舉者其習日趨
於陋唐及宋人唯類書帖括是務歐蘇諸公固已病之及觀其應
制之文猶知本朝故實故其立朝議論行事多師法前輩往往有
所建立乃今目前數年業舉者束書不觀轉相傳習唯記誦坊間
套語以獵取科第及其施之政事形之章疏蓋有難言者在矣當
是時也驟以古人語之不以爲迂必以爲難唯語以時之前輩則

矩矱尙存事蹟可據庶其或有觸而興起者乎此實區區杞憂
恤之微意也余不覺懼然起曰昔人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
志在天下國家故其出而用世遂卓然爲一代殊絕人物學者人
人有道端之慮則人才不患其不多而天下之事其幾矣因次其
語以爲之敘嘉靖辛酉秋七月朔武進薛應旂敘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集目錄

卷之一

定山莊先生

景

端毅王公

恕

端肅馬公

文升

忠宣劉公

大夏

文肅謝公

鐸

卷之二

忠定韓公

文

伯固黃公

鞏

文懿章公

懋

文正謝公

遷

文定吳公

寬

文安林公

瀚

文恪王公

鏊

卷之三

襄毅許公

進

文正李公

東陽

文襄楊公

一清

文莊邵公

寶

祭酒蔡公

清

尙書林公

俊

尙書吳公

廷舉

卷之四

忠烈孫公

燧

忠節許公

達

陽明王先生

守仁

文隱石公瑤

副使李公夢陽

卷之五

康敏白公昂子圻孫悅子啟常

都憲馬公卿

舜澤張先生璉

卷之六

給舍毛公憲

文敏崔公銑

卷之七

襄毅項公忠

尚書梁公材

莊簡張公悅

尚書佖公鐘

尚書喬公宇

副使何公景明

文襄席公書

侍郎寇公天敘

侍郎葛公希曾

廉使高公叔嗣

文恪魯公鐸

涇野呂先生栢

尚書劉公天和

肅敏余公子俊

簡肅張公敷華

尚書雍公泰

康惠李公承勳

郎中薛公蕙

侍郎許公誥

中丞何公璠

布政夏公寅

恭簡戴公珮

知府張公宣

文毅黃公孔昭

康僖邵公銳

文恪耿公裕

尚書陳公壽

尚書徐公問

卷之八

谿田馬先生理

端敏秦公金

端敏胡公世宣

尚書唐公龍

文靖劉公健

文肅何公喬新

文懿儲公懽

尚書姚公鏞

襄敏鄧公廷瓚

侍郎張公元禎

襄敏周公金

荆川唐先生言行錄順之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一

武進王 元道端編

定山莊先生

先生諱景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驗封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貌古心夷學博志大胸中多奇而溫醇和易使人嗜愛不厭好爲詩真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官翰林檢討與江西羅倫南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上欲設鼇山鏡先生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忤旨調桂陽州判未行用臺諫論改南行人司副尋遭二艱服闋不起巡撫王恕訪於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先生曰受官辦以理私舍可乎卒不受弘治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邵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屬西涯李但唯唯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

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顯復行人司副升南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遲留明年丙辰赴本部告歸不爲題處越明年丁巳遇考察尙書倪岳以老疾去之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瀟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

今觀先生之言卽先生之行宜與白沙同矣而白沙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學問遂不深講不知其後此猶若有未盡

然者何耶

湛若水撰志

端毅王公

公諱恕字宗實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卒贈太師諡端毅

初選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升寺副上言刑罰不中者六事命著爲令出知揚州府屢辦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作資政書院以教郡子弟遷江西右布政使平流賊吳廣華尋拜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南陽豪爭壙殺人止禽其渠魁

餘悉解散以內艱去襄陽盜起詔起復會兵擊走之平劉千斤時不從大將搜山之令且禁擅殺者轉撫河南會歲旱蝗禱于濟瀆大雨命有司捕蝗復上疏自劾蝗不爲災改工部左侍郎巡視漕河上疏乞禁馬快船私貨及轉輸通州倉糧赴京汰巡河冗官上嘉納之巡撫雲南陳禦邊方略劾鎮守中貴人私市外夷械送其用事數人並輸所沒寶石于京師又中貴以黃鸚鵡獻者上疏極言其不可且曰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不報在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改南京右都御史上言內庫滯物當焚毀者請出易銀以造官艦江北五衛京操官軍不宜放回失居重馭輕之道考選四十八衛指揮等官已亥命巡撫南直隸請禁兩京收糧官苛政罷光祿寺廚役所食白粲易以脫粟從之又乞取回造織中官及勿受四方珍玩奇貨不報辛丑夏旱秋大水奏免蘇松等處秋糧六十五萬餘石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

豪家而下戶多官田乃爲之損減官糧益民糧公私便焉中官王敬王臣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暴橫公疏其姦賊諸狀徵還下獄死轉南京兵部尙書郎官林俊以諫造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百官自此以言爲諱疏入令致仕公怡然就道孝廟卽位召爲吏部尙書抑僥倖拔淹滯獎名節中貴人不敢干以私南京守備蔣琮與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相訐奏紘昺得外補而琮自如公執奏得改京任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劉文穆下獄公爲力辨得減死論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畱之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夙望師表海內卒年九十三子承裕官至戶部尙書清慎有父風

並志

端肅馬公

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卒贈太師諡端肅

公授御史兩按山西湖廣有聲升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滿四反起爲右副御史巡撫陝西生禽之及剪除李胡子火蝎兒王彪等寇關漢以清虜寇臨鞏公督兵追至黑水口生禽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虜寇固原公檄兵伏湯羊嶺虜至伏發盡棄輜重遁走禽斬二百餘人因改爲得勝城勒石紀功焉成化乙未召爲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命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揜己罪上命公再往時中官汪直亦奉命巡邊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之直比至虜已解散無所獲深銜之而陳鉞者郊迎長跪公獨與抗禮復賂直以傾公遂逮公下獄謫戍重慶直敗復公官致仕

甲辰起撫遼東弘治改元召爲左都御史上耕藉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卽斥去之一御史以糾儀下獄公言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獲釋

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公少保兼太子太傅公言太子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上欣納焉虜酋火篩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公舉朱暉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埃修戰具虜知有備遁去轉吏部尙書考察汰去不職者二千餘員人無異議正德改元太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公不從瑞慙憤誣公抗拒會兩廣缺總制被薦者不樂于外噉御史劾公公求去疏凡二十一上

哈密忠順王先爲土魯番酋鎖檀所擄併奪王母金印鎖檀死其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公請立元之遺孽陝巴者襲封以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擄陝巴及金印以去公時爲兵部請以阿黑

麻所遣入貢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閩廣閉關絕貢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遣牙蘭據哈密公請敕肅州副總兵彭清統蕃漢兵襲牙蘭牙蘭遁走追勦六十餘人阿黑麻遣使謝罪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遂復哈密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于臨利害值事變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可謂社稷臣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勳名如郭汾陽相業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韓文撰墓志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匪直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又可考見焉馬公三記

忠宣劉公

公諱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

部尙書諡忠宣

公爲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匿其籍使者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尙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公曰朝鮮入貢自鴉鵲關由遼陽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迴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欲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北虜數寇雲中邊將失律中外震驚每報至尙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之侍郎缺中官欲薦公遣人言於尙書冀一往見公遜詞謝之遂乞補外出爲福建參政奉敕巡海選衛官總水寨軍造戰哨船各千艘葺倉計儲立收支法河決張秋擢爲左副都御史旣至公集守臣議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宜治上流導之南行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明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疏孫家渡四府營等河築長隄起胙城盡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

珠珍金鑑一

任功五旬而事竣邵竇撰傳弘治丁巳北邊乏糧芻公以戶部侍郎簡

命經畫至則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若干每石給官價若干但願

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俱聽雖中貴子弟不禁也故事

羅買糧百千石草千萬束乃聽中貴子弟爭射利轉買以納公旣

立法各邊軍民有糧芻者得自告報中貴子弟卽欲收羅無從得

也由是公私有餘積矣北邊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

時公爲兵部尙書上召問計公不可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

不可公曰皇上聖武固同太宗但今兵將遠不逮耳且當時如邱

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今之將帥又在邱福下焉能決

勝遠討上悟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

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公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

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所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修清寧宮奏

減軍夫五千餘人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內閣調旨切責大學士劉

范之承實一

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大夏累乞歸雖温旨勉留而請之不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之上即從減役

上有大事每召公及都御史戴珊議嘗曰朕聞朝觀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見人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

上一日召公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推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卿可密寫揭帖封進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臣不敢效順上稱善

光祿寺多冗食公因歲飢疏論之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奏革騰驥四衛勇士節宮府冗費數百萬每奏事內庭公跪御榻前上左右顧內侍即退避一日奏對久不能起上命李榮扶掖出順門外榮且扶且言曰吾輩行事多失幸於上前隱惡揚善公曰聖上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上嘗謂某曰李榮亦言卿是好官某

與公蹤迹疏遠不知何以若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孝皇賓天公上章請老致仕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大學士劉宇素憾公譖之瑾因潘蕃毛銳獄詞連公遂矯制逮赴北鎮撫獄或勸公行賂以求生公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一生矣瑾怒法司阿瑾意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所在罷市父老涕泣爭攜筐進果食祝曰願我公生還到配所即買地為墓不挈子姓行或以問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一官今發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寘鏞亂遇赦放歸瑾誅復官致仕並實錄公嘗語陸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止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

此者公嘗以先世族屬疏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三祭祭畢燕以合族爲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泊

傳外
文肅謝公

公諱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贈尙書諡文肅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輒無意仕進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居常疏食醴飲而已墓志蔡虛齋致書有曰清居家時提學周時可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定表章所養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向慕第愚下之

資不能藉是以私淑爲媿耳三集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沈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于世執事之功大矣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一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二
忠定韓公

公諱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諡忠定

公初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鉞邀功啟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憲皇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歷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軍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爲詞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六十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改戶部敬皇帝召見諭以鹽法大壞邊餉不足使釐宿弊公退上七事曰革開中引鹽革興販私鹽革賤賣官鹽革買補殘鹽革夾帶殘鹽革越境賣鹽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深見嘉納太監苗達征虜無效日費逾千金公劾之達銜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而公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

正窩占引鹽乞罷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讐叢集而公裕如也毅皇帝登極瑾等竊簸威福虐燄薰灼縉紳率目顧以避禍公首倡諸僚伏闕抗章列其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上覺悟已得請矣亡何輒報中止瑾愈肆矯旨降級致仕言者論救再降級閒住子士聰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坐免爲民仍假失簿籍矯旨逮下詔獄會早朝有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錄瑾罪惡且言必欲殺之以報私怨瑾愈怒矯旨罰輸大同米一千石後更罰二千石皆稱貸以給瑾誅復原職致仕楊志今上中興賜書褒美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維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嶽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丰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世之後家慶彌彰及卒吏部請諡有曰愚同賓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公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仕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

黽勉以忠愛爲主直聲丕振中外晦菴劉閣老嘗謂人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止養得劉貫道國朝文臣得諡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亦無能勝之志

伯固黃公

公諱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武皇帝之南巡外有宸濠之覬覦內有江彬之惑亂朝野危疑社稷幾搖公獨奮其精忠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爲流涕

公嘗言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此易彼何耶又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其素志如此莆一時人物公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而公年尤夭雖然二人所樹立可

與天壤俱斃矣

文獻

文懿章公

公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初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鐙故事命下詞臣賦詩公與同官莊景黃仲昭連名論諫忤旨杖闕下左遷知臨武言者申救改南評事遷福臬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招通番貨聽民采鑛認納海田虛稅計禽泰寧尤沙諸盜然不得盡行所志考績赴部懇疏乞休既歸閉門卻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者雲從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詰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辛酉以薦起南祭酒首屬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再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今上中興特進公南禮部尙

書仍致仕

公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政體第一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論風俗須仿橫渠復古之志行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門人董遵稱公學由乾惕德合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德泰之彙征退得遜之嘉遜時止時行又似得之良焉殆深于易者也姜僉事麟亦贊公畜德深厚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林俊撰狀公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一日以玉堂蔬圃令諸士賦公詩云賢哉公儀休拔卻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云天下之

人有罹悲愁羈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後賦應制鐙詩公遂不肯爲矣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爲第一餘冬序錄

文正謝公

公諱遷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卒贈太傅諡文正

公狀元及第有御史某驟升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與公議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厯進禮部尙書入內閣弘治戊申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疏言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上卽已之虜犯大同兵部尙書馬文升以國用頗乏奏請于南方折糧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更加若干則反重于本色民愈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事竟寢孝肅太后

崩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請集眾議以正典禮先是成化間孝莊睿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太廟至是上從眾議立奉慈殿以奉孝肅神主實公贊襄之力也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涖輸納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害公嘗乘閒言之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上說卽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盡革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漫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慮每與戶部議後司徒韓公言于上命刑部侍郎何鑑往經理公撰旨令隨宜安集附籍住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眾所得編戶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朱希孝廟大漸召公等受顧命武宗登極近習蠹政戶部尙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于內將寘之法事泄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于其位矣再疏乞休會禮部尙書焦芳入閣劉瑾擅權二人深相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當無它不見劉元城之

事乎遂處之裕如若不知有憂患者

公在內閣時劉公敢于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于爲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閒不阿不激所以輔成盛治者端有自也宏費

神道碑

成化弘治閒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

儀幹修偉寬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及邱文莊卒遂用遷入閣十餘年閒號稱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畱終不獲入閣人頗爲不平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爲言劉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健答之亦然遷爭之不得聲色俱厲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王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于內以遷爲黨也文恪紀聞

文定吳公

公諱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至禮部尙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眾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爲古文屢

試應天不利絕意進取督學御史陳士賢奇其文勸令就試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徐武功高邁少與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成化壬辰會廷俱首選拜翰林修撰所作輒傳播中外選侍孝皇于東宮每進講意存規諷至于治亂興亡之際未嘗不反復言之上疏有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合節外一歲中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數刻古者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王鏊神道碑孝皇卽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尋擢吏部侍郎入內閣掌制誥仍侍武皇于東宮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尙書初成化戊子議葬慈懿于裕陵已有他日耐葬耐廟之說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今當再議于是詔禮官會議議未定上召三四元老密議便殿中公與焉眾促公言乃上疏云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于禮爲別廟之證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耐者其禮已謬

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
歿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
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皇太后立廟別祭從之野記公端靖淵穆不
溷溷爲同不澆澆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
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有喜愠之色其古所謂
大雅君子者乎公爲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趣悠長
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迹沈著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作書姿
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于蘇而多所自得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
倦于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
年賀解元恩邁疾京師送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既
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成化宏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
者三十年受知孝皇公居憂虛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不得柄用

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文安林公

公諱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
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舉進士授編修官同纂修通鑑綱
目續編憲宗實錄前後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者一所得名士
居多典國學垂十年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材因災異陳十二事
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
收材望禁姦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黃緣授中書
公上言御史宜俯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儒生宜收回成命以杜
僥倖之門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振濟曰佑啟皇儲以
重天下之根本春官毓德宜督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遊
觀曰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
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
洪武十七年開科之期宜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毅皇帝改元轉

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因災異會諸司陳新政十二事其前
二事則勸上法孝宗任大政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勸上崇
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
行而姦黨已側目矣又每與守備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
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已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嫉公尤
甚南臺諫以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以白金且欲爲直其事瑾益
怒責令諸臣招與同黨謫降浙江左參政致仕復指同劉健謝遷
韓文劉大夏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瑾誅復尙書銜致仕章懋
先生學問淵委識邃而養充休休焉至方若圓至勇若甚怯温煥
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柔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平
介而狹萊公大而疏先生兼其美而會其迹泯然者矣見素姚鏞
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
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
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馬憲副陳伯獻謂賤者卽之不知公之貴

卑者卽之不知公之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之賢且智非意相干
者卽之始知公之凜然不可犯人以爲名言

文恪王公

公諱鏊字濟之直隸吳縣人仕至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諡文恪

公隨父游京師吏部侍郎葉盛試所學奇之時冢宰王朝新逝盛
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提學陳選一見以天
下士許之鄉會俱首薦廷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
權勢弘治初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規
諷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上出游後
苑公講無盤游于田詞嚴義暢上悚聽自是不復出游壽寧侯與
公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扳
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武皇登極起爲吏部侍郎內
官馬永成等八人蠱惑上心公言于戶部尙書韓文曰此國家大

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即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八人不肯與名韓乃命戶部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左順門宣旨切責眾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八人者實蠱聖心不除將亂天下韓復抗言之上將遠竄永成等而入人者環泣抱上足乞命上頗憐之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入內閣以公時望命並典機務進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橫威鉗士類按索微瑕枷械之尤銜韓司徒不已必欲殺之公于眾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如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易置土官岑氏瑾矯旨逮下錦衣獄欲坐以激變公言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爲激變竟滅死論或惡石淙楊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議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如祭以后皆從之時內閣舊臣李東陽

數稱病不出而焦芳者惟瑾是聽公獨正色危言數以事忤瑾三疏乞歸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咸以爲異數云既歸吳脩然山水之間究心理學嘗作明理克己以自砥礪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者非耶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愧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上自廟朝下逮閭巷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稱莫或瑕疵之邵尚書國賢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於弱奇而不涉於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王守仁傳世以文學稱王公者豈知王公者耶厄於權姦竟不得一用所學少攄其經綸天耶人耶昔敬輿沮於延齡古今同惜東陽絳灌何代無之豈獨王公哉獻實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二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二
襄毅許公

公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公爲御史出按山東甘肅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自按問
不下所司墨吏多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諂附太監汪直妄殺建
州夷人啟釁遼東爲御史強珍所劾直反誣奏珍逮下獄公論救
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湖廣總兵李經有道士以
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經不軌首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
于錦衣獄公察其冤具狀以聞卽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再妄
緝事直愈怒日令邏卒偵于門無所得後竟以章疏字譌奏公杖
午門下幾死遷山東副使監試有欲私貴家子者執不從東昌一
武官子懷金同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嚴訊誣服公
徧閱商厯知酒家以金殺之翌日買布數匹遂伏辜巡撫大同日

上備邊四事曰定策應備戰具修墩牆築屯堡武邑王聰沐不法
奏降爲庶人復陳邊事者八曰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均輸納復
軍糧便迎遞去無益革冗官劾太監石巖巖誣公擅用旗幟降知
兗州進陝西按察使虜寇甘涼拜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
世讐哈密其酋阿黑麻遣將牙蘭襲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寧調集
赤斤罕東夷夜冒雪進兵牙蘭遁走城中從亂者餘八百或請盡
誅之以徼封侯公不可曰城中無人城誰與守耶遂復哈密以功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陳八事召爲戶部右侍郎論赦主事鄭
岳慧見陳修省數事會推大臣議卽正言人以爲侵官公曰古之
大臣知無不言今旣曰會議而乃默默耶

正德改元上疏請勤聖學戒游逸改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逆瑾
擅政嫉公多違異乃以郎官署銜非制謫合致仕又以薦雍泰坐
除名而怒猶未已復摺撫大同時雇役苛細以中之事未結而瑾
敗復官致仕所著有平番始末李文正碑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

威信洽孚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禿效義我得夷助能制番囚死命
二也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忘勞費因
也酋醜宵遯坐榮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
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宜哉霍

平番始末引

文正李公

公諱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少師華蓋殿
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正

公五歲能運筆作大字景皇召入文華殿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
大喜賜果鏹十六登第選翰林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文淵閣大
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公會同官
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
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
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

宜勿聽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上疏曰祖宗自洪
武天順閒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天顏每進講
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係於彼必係於此正士既疏
則邪說乘閒而入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
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
虎宮神樂祖師皆聞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李絳有言憂
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
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
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
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上震怒俱下獄公復
同疏救之上為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
公與謝遷同人內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修會典纂要義例亦多
所裁定孝皇不豫公與謝遷同受顧命東宮即位下詔興革利弊

禁治姦宄最為嚴正天下誦之

正德改元荒怠朝政皆由近侍諸大臣扣關欲去八人內臣日至
閣議劉謝爭之強忤旨皆去位而公獨被留逆瑾用事雅慕公欲
致之不得適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為之請因
約一會公歎曰此為知己屈也乃詣外第訪之楊公遂得免一日
朝罷有錄瑾惡過匿名委丹墀下者瑾傳旨令百官跪詰問所由
無肯承認者冒暑忍飢即有什地死者數人矣申刻俱下詔獄究
訊者三百餘人公論救得釋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鄰右皆籍
沒充軍強盜日眾連坐親屬錦衣邏校于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
其無服親屬執送法司槩坐充軍遠近駭然公皆極力止之全活
無算總兵平江伯陳熊漕運江南米以溼潤米折為贓遂至大獄
公力爭之得成海南真藩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
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以舊制不可革公曰舊制行事官校止在
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託真偽

莫辨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取天順元年舊藁示之瑾
 語塞流賊聲勢甚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
 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
 編氓非外夷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殘害數十萬眾朝廷
 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而以招撫為計何也永等歎服議遂定
 時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
 京師而以京軍充數邊成每歲春秋番操如班操例上遣谷大用
 至閣議公陳十不便上不聽遂懇疏乞休許公忠信豈弟操履端
 嚴從事于持志養氣者甚密公未嘗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汪
 撰年先生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依然雖位極人臣而
 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
 謂不本之德不可也楊一清撰文集序予觀楊遂菴敘公文曰高才絕學
 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岷嶓至龍門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
 頃刻萬變而不知所窮邵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

大將御戒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
 治閒薄海內外太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
 措為治伊誰之力與君子以是知文正之不可及也廖道南記

文襄楊公

公諱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少師華蓋
 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襄

公幼穎異日記誦數千言十五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陝西提
 學副使勅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親督教之大要先德行後文藝
 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再轉南太常卿壬戌火飾入
 寇馬政久弛用薦升公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陳
 機宜五事茶利大興馬亦蕃盛三邊仰給甲子邊臣請京軍會勦
 劉大夏薦公巡撫兼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劾罷總兵武安
 侯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剗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
 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至不敢渡河乙丑冬關西大歉虜

數萬人由盩夏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會總兵曹雄議方略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賊圍各馬營聞公且至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礮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遁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眾謂與汾陽單騎見虜相類

正德丙寅命公總制陝西諸路軍務公以盩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略上四事曰綏土人處額地廣招募溥賞賚邊土咸賴公復經略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築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西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冰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盩固其患無窮乃上六事一修定邊營池東邊牆二修復盩遠塞邊池西屯堡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四防禦靈州土達五整飭章州官軍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上可其奏公築邊牆刻期奏績丁卯以忤

劉瑾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瑾柄國公被逮詔獄賴李文正救得致仕諸學庚午寅鐻據盩夏叛仍起公總制鐻就禽瑾以素憾悔用公乃矯詔令公專在盩夏巡撫實陰奪總制權亡何公與監軍張永定策暴瑾罪狀上震怒瑾伏誅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辛未兩京及山東河南盜起公疏十事曰裕民增軍宥脇從聯鄉保充賞賚嚴罰禁治退縮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上嘉納之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任責成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朝宥罪廷議將從公執不可寇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兼武英殿大學士乃因災異上疏自劾近倖錢寧銜之公遂致仕

正德己卯宸濠反公以鎮江為江南首郡要害乃親閱城設險出粟振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護設中軍營為內應民恃無恐後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左右有導上幸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今上繼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特召公再入內閣首疏

起用謝遷上以張錦遷陵之事諭公公對以地道尚靜體魄宜安
山陵既定安靜已久豈宜舉遷况獻皇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
為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遂不果遷

大獄已讞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極力救錄得成邊
初張桂二臣剛愎上久亦厭之言官多有論列疑公所授二臣行
時即私謀于霍公韜霍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上始疑公遂
再疏乞休霍復諷言官論劾乃奪公官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
故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于編戍而總兵漕運至
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公宇之捍禦畱都俞公諫之總制江右是
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
社稷大矣公博學多術所著有石淙集督府奏議玉堂藁行于世
今上在藩邸時獻皇語之曰吾楚有三傑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
士李東陽楊一清是也行公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

者略予為編修時值遂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機每奏對
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拈指授悉合神算有訾已者多從而
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置穹顯以故其門如市其心未必如
水也廖道南撰記

文莊邵公

公諱寶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公初知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
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
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以
祀漢愍帝范忠宣于襄城裴晉公于鄆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
躬課農種仿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
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以薦升江西提學副使
至則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崇雅黜浮士類勃興修濂溪書

院檄取其族孫守祀改建白鹿洞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
浙江按察使慮囚寃出疑獄若干人進湖廣左布政振恤災傷奏
蠲逋負民賴以全活者眾楊一清撰碑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
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撼公不為動乃勒致仕瑾
誅起撫貴州尋升戶部侍郎疏乞終養年踰六十日侍太夫人側
怡愉懇款不異少壯日太夫人病公齋居茹素露禱移榻人謂純
孝今上登極大臣言官交薦乃有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不奪
其志

公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不苟受篋中無
長物唯圖書金石遺文而已公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
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公力學老而弗懈于諸經究極其奧為文類檀弓左氏詩歌出入
李杜閒樂府有晉魏風格故一時文學士收名定價率以公為師
造請無虛日所著簡端學史二錄已為吳獻臣錄進于朝其定性

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若干卷藏于家居鄉尤敦德
好古嘗節俸入略仿范文正義田于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橫渠遺
意秦金撰傳公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或
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
于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弗衰一時碩儒並以
天下士稱之而憲臣有言于朝曰行追古人學方國士張愷撰狀
祭酒祭公

公諱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公授禮部主事調吏部尋復禮部乞改南未幾以病告歸起為江
西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而于初二十六日謁孔廟公
言于三司乃俱用朔望且先謁孔廟監庶人銜之及賀生日公又
獨去朝服中蔽膝而監庶人者素嫉都御史林俊以公俊所厚也益
銜之引疾去逆瑾亂政起公為祭酒命下已卒
介夫飭躬礪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

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已粹學宮而行天下闢發
 幽祕掖人心而係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序見素 嚙始來京
 師謁今大司成邱公公為海內宗儒不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
 行潔可以進于古人始即之見其氣清而色和外閒而內辨固已
 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乎相忘
 于外也與之論天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
 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成敗一以禮義斷之聞者瞿然以
 驚犖然有所得嚙于是益服邱公之知人備序 公臥處自題云命
 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
 也用以自勸以見貧之外又有所當念者爾自警箴有善愛其生
 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
 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
 寶山空手回者也月湖集

尚書林公

公諱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

公為刑部員外郎陳白沙以薦至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
 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祕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十萬營建永昌
 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梁方言甚激烈上怒下詔獄加
 刑公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
 時言路久塞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陽云王端毅公疏乞還
 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孝宗踐阼廷臣交
 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
 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
 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
 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
 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盜鑛銀四千餘兩為工作
 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為立生祠祀之士官奪印相讐殺公

開城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

弘治庚申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時陝西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闕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謂爲近時章疏第一公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王戍江西盜起敕公巡視監庶人貪譎伎害倍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具奏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後卒如公言云

武皇初政起公再撫江西公上疏力辭改撫四川時藍鄙之寇方劇公至卽宣布聖恩勦撫並行累以捷聞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旣又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啟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尤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請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

文以修復舊政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遂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言官乞畱不報公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監庶人反言官交薦不起今上在藩邸久知公名及入繼大統首以刑部尙書召公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貴近之臣稱不便者未宜盡革壞天下公議時近倖浸用事故及之旣涖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言學貴緝熙不宜輒罷屢上親大臣勸聖學闢異端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御史劾其私人李陽鳳科斂需索事下刑部又責緣內降付陽鳳等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有違詔不敢廢法之語上雖不罪公而獄改錦衣公以不得其職遂上疏乞休楊志一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邁疾具疏預辭身後卹典及時政數事薦尙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鄭岳公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尙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

宋張詠楊廉撰
奏議序

尚書吳公

公諱廷舉字獻臣廣西梧州所籍湖廣嘉魚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

初爲順德令邑有權璫都御史屠瀟欲爲修其家廟檄公至督府與言甚溫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改令他邑成之御史汪器亦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己能何也公壞淫祠妖寺以其材治土隄書院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銖兩必校鄉大夫子犯盜公許其改行生之御史捕盜令自首賂知縣盜不敢誣公囚服桎手日詣訟所分析無私狀上御史大慚釋之弘治丙辰屠入爲冢宰遷公成都同知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升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又兼屯田鹽法時逆瑾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師額外索取眾以爲當出於鹽法公疏請乞畱備兩廣軍興之資瑾方怒已而公又劾岷府門正

陳鶴買藥至廣多不法又劾總鎮太監潘忠十餘事忠亦訐奏公逮繫詔獄拷掠數日無所得乃坐枉道還鄉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謫戍雁門逾月遇宥放爲民林希瑾誅升雲南副使元碑未行江西姚源賊發升右參政往撫之公一以至誠開諭往返不以兵自衛爲賊所畱劫居數日稍以利賄賊左右使執其酋卒以平定疏立萬年縣民甚德之尋進右副都御史使定湖南諸夷地界武廟還京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嘉靖改元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意改南戶部進右都御史振恤凶荒補均糧運抑遏豪右稱貸禁私驛止妄工及積年供應之無藝者南畿肅然鄭淡泉小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自行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校有無進南工部尚書卽上疏歸所居湫隘無郭外田邱隴之寄十餘畝卒之日殯殮無具都御史姚謨助之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大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

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論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嗟乎吳公服政四十年衣食人能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百瘁九死推賢下哲不憚屈己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傳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三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四
忠烈孫公

公諱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公爲刑部郎中讞獄江西疑獄積十餘年不決者決斷如流多平反以廉鯁忤劉瑾連罰贖瑾誅遷陝西參政尋拜右副都御史撫江西時宸濠謀逆橫斂剝民王府人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產公至首舉官校及樂官之尤無良者啟請具獄濠乃駕其罪于郡王將軍而薄懲公因密疏其罪狀章凡七上悉被中道邀匿弗達屢乞骸骨亦不報于是平囂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汰墨旌賢峙糧練兵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穀以贖申飭衛所郡縣募驍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曲爲之計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詔遣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懼己卯六月十四日各官入謝生日宴禮

濠陰令諸兵杖裹刃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令我監國公請密
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寧有
二君太祖法制在誰敢違之濠怒卻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
皆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罵公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曰朝廷
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
許達厲聲反復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大怒喝武卒
縛公及達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遇害日方
烈忽陰曠黯焉無光城中男女無大小皆流涕士卒皆扶攜哭弔
盡哀詔贈禮部尚書諡忠烈江西志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
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葛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
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皆攜家屬公任四載恆如一日與
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閒關奏疏務揚姦惡以保宗社與
甯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
詞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忠義錄公遇害未閱

月而陽明一呼郡兵響應兵充食足亂人斯得皆公平日先事預
防之績也公卒之日長街委巷老稚相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
餘祭一祭凡數十百人哭皆盡哀吁此亦可以驗公之澤民之心
矣哀忠錄

忠節許公

公諱達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使
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

公初令樂陵劉六盜起公爲築城濬隍倡勇繕械令民家爲治垣
垣闢一竇竇內伏兵一人餘編行伍匿兵委巷曰視我旗幟金鼓
以戰犯者有法寇入一無所逞旗舉伏發斬獲殆盡以功升山東
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濠持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禍斂迹相結
納獨公每務違之數繫縛其黨禁抑不少貸言于巡撫諸公曰寧
府敢于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
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翦盜則

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
難圖也當事者難之亡何濠益橫因脇撫鎮保薦賢孝會臺諫論
劾詔使都尉侍郎中官往問且宣諭焉濠反乃因各官入府賀生
日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次問公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
反乎濠怒喝武卒並縛公公顧燧曰早聽吾言當不至此公嘗與
燧謀先發後聞也既就縛慷慨大罵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
死自府中出道行比受害罵不絕口挺立死惠民門外觀者壯之
時諸守臣皆就執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三日不食死參議黃宏
以索蹙其項亦死公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
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是故知
之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呂補志嗚呼公之大節不待蓋棺而後見
當時誓守樂陵計戰楊莊人固知其有死義之忠也公之定論不
待久而後明當時密疏當道訓練土兵識者已知其有不可奪之
節也臨刑之言聽者凜凜眞足以寒未死姦雄之膽被害之後面

色如生又足以厚並道英俊之顏路迎竊聞江右人言曰宋有文

丞相明有許副使又聞山東人言曰唐有顏平原明有許樂陵斯

二言何謂哉蓋文山祀于吉安南昌距吉纔一水後二百餘年忠

節祠建焉又一文山也平原祀于靈武定與陵爲接壤後七百餘

年忠節祠建焉又一平原也死猶擇鄰曠世奚聞其事同其心同

宜其血食之地亦同豈偶然哉然平原天子不知名而忠節已錄

功于生時文山齋恨以沒而忠節隨酬志于死地嗚呼可以爲萬

世報忠之勸矣陸鏡祠堂記

陽明王先生

公諱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世稱陽明先生

公舉進士時有彗星及北虜猖獗上疏論時政極剴切明年授刑
部主事審囚淮甸多所平反尋移病歸越闢陽明洞讀書甲子聘
考山東鄉試改兵部武庫主事逆瑾竊柄械南科戴銑等下獄爲

疏乞宥忤瑾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唐度或不免乃託為投江潛赴龍場始至芟叢棘間民為伐木構屋乃扁為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時席書官桂陽稱聖學復睹從游者眾尋升南刑主事與湛若水等訂共學之盟歷進南太僕少卿值畱垆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訓後進必暢本原恒語諸生曰不患言謗惟患以身謗即閩閩小監咸歆豔慕思雷禮志南贛賊發朝議用兵大司馬王瓊薦公升僉都御史鎮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湫頭之功雖軍旅擾擾而講學不廢贛人初與賊通乃立保甲十家牌法及行鄉約教之禮讓

宸濠謀不軌令舉人劉養正說從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使門人冀元亨與濠講學以察其微元亨至語矛盾濠怒遣還于是公往閩勘事至豐城知縣顧必具言濠反狀欲南至吉安值風惡聞濠亦發千餘人來迎乃密禱舟中誓死報國覓小漁舫

微服而行畱麾下一人冠服以待濠兵追之不及乃為閒謀僞奉密旨命將出師潛伏要害復取優人數輩以公文置袷衣絮中令其飛報軍情至吉安撫慰軍民上疏謀反等狀仍督伍文定等調兵會計軍需檄濠罪惡于是濠覺為公所欺聲言取南京畱兵萬餘守省城濠攻南康九江以及安慶公馳攻省城克之仍分督各兵疾進與賊鏖戰數日禽斬溺死者數萬至樵舍濠計窮遂就禽公既復南昌下令除畱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劫之囚表死難之忠方議獻俘京師而邊將許泰江彬內臣張忠俱至爭功密疏欲併害公武宗駐蹕南都進退維谷賴內臣張永察公無他備言其忠于上誣不行仍命督兵討賊嘉靖改元召升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尋為當路所忌六載不召六年廣西思田二府土官岑猛構亂兵部侍郎張孚敬桂萼同薦公堪任桂素不喜公勉從張請得允馳檄授總制軍務公建議進兵行勦之患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畱

守而思田遂平公又按視斷藤八蹇諸峒十餘巢檄守巡命土官分兵布哨禽斬賊酋黨遂破之移衛所制諸蠻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事甫竣而公不起矣後奏至孚敬稱公才略不可及欲薦入內閣楊桂二公皆不樂桂且喉聶能遷誣公行賄得薦兩廣上洞察其枉下能遷獄杖死之後公計至桂復密疏遂削公伯並卹典贈諡天下惜之

公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釋老既而好學以斯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至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藜羹珍鼎錦衣緼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者黃緒

文隱石公

公諱瑤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隱

公為冢宰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以

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為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旦夕之閒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為救時之藥石云

公沈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閒人或謂其過直或歎于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典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文體為之一變有非考亭之學者公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為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楊文襄碑公初居翰林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冢宰黜陟公明弗為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續書續紀

尚書喬公

公諱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公為南京司馬時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邊軍數萬
 扈從屯住京城彬怙寵跋扈權倖至尊懷不軌心公獨任留守之
 重每事裁抑彬亦敬憚公不敢肆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
 鑰城中惶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
 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
 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詐傳上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公得旨
 必請面奏彬計遂沮鎮安都城保護大駕竟得回鑾真社稷臣也
 南都至今思之今上入繼大統召公為冢宰公舊官文選諳練部
 事至則正銓選抑奔競杜請託錄遺逸部政秩然與故老見素林
 公九峰孫公幸菴彭公協心輔政朝廷改觀海內翕然倚重然皆
 不久罷去為世道計者惜之

公身長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工篆籀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
 拔遇事從容裁處雖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體聞紀

康惠李公

公諱承勳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太
 子少保卒諡康惠

公知南昌府時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
 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戰禽胡雪二纜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
 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戢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姚
 源賊起江浙聞總制俞諫請邊兵來勦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
 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
 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詞大理卿燕
 忠訊廣信白升浙江按察使尋陞都御史撫遼東遠自汪直開邊
 後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
 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諸城
 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圍稍濶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今上即位

起公南臺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公上疏乞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上嘉納累年積弊一旦翦剔去九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問公答曰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于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昔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不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絕踵使相隔絕元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則爲門庭之寇雲南安奉之叛軍民困敝曠日持久恐釀成大禍交阻世子流寓老搗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

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姦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

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諸閹語塞乃從公議淡泉傳

副使李公

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從父宦寓大梁弘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公倡爲古文詞以起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朝以下弗論也初拜戶部主事時壽監侯張氏怙寵驕恣開邸店奪民田聲燄薰灼莫敢問公上疏論之語極切頗傷中宮昭聖大怒孝皇不得已下公不忠如此故朕釋之大夏曰陛下此事卽堯舜之心也公旣高材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文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卽啗以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動久之墮其計公不知也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公與岳素不相得旣得罪謂公傾之也遂訐奏公閒住濠敗詞連公賴司寇林俊力救得亡窮治後大學士桂萼方獻夫詹事霍韜及撫綏交薦不用卒子枝善古文

詔獄掠問詞氣慷慨無所撓孝皇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健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東陽不敢對但叩頭而已謝遷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于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問兵部尚書劉大夏日來外間事何如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于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之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之名其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公朗暢玉立傲睨當世詩文卓爾不羣晚乃汎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麗抑亦矯枉之偏云爾孝廟朝言事意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海脫其難視學江西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紲誠亦負氣之過卒使遭讒擯棄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國寶新編

副使何公

公諱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陝西提學副使

初授中書舍人時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抑瑾權不用謝病歸逾年免官瑾敗李東陽薦復原職直內閣制敕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眾多媒蘖其短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疏陳闕失且詆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畱中不出人皆危之時四方學士咸願識公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持古畫求題公曰此名畫不可點污謝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尋升陝西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不堪久而安之後棄官歸卒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雍大記嘗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獻公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時海陵儲公罐錫山邵公寶咸加歎賞和粹冲夷人樂爲友眾目

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方臻妙境公與李氏論文直取舍後登岸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固非確論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斯亦人倫之雋乎

國寶新編

郎中薛公

公諱蕙字君采武平衛籍河南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吏部考功郎中

公官吏部時武宗南狩抗疏諫止今上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者持之益堅故諸臣往往得罪去公曰是不可以空言奪也乃著爲人後解大要謂太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爲後又著爲人後辨謂繼統固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爲傍懼而上不爲甚忤甫下獄尋赦出而主議者銜之卒以此罷公薦罹跋扈縮

斂自愛不復有當世志文徵志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靜虛慧寂之說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者若干年先生貌癯氣清行己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緇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好施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吾不愧此心耳唐順之志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四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五

康敏白公

公諱昂字廷儀直隸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卒贈太保諡康敏

公初授南京禮科給事中首劾司徒張鳳下詔獄歷進刑科都諫嘗以災異言事謂陛下卽位初詔罷貢獻停織造禁權勢抑異端而今皆不爲衰止願守大信以令天下擢應天府丞適署府事興學校定義役厯遷南京左僉都御史兼督江防有劇賊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動公調兵斷要害窘而招之通身自納款公諭遣還率其餘眾以降乃執通送京師餘釋不問進右副都御史擢南兵部侍郎鳳陽圯公與平江伯陳銳性修之方歲儉民困重役公調度得所二年而事集又以餘財振饑民頗德之弘治己酉河決原武改公戶部侍郎治之公簡率官屬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睢河以入泗又多爲渠堰于徐充瀛

滄之間以殺河勢又高郵湖運船所經率多飄沒公開復湖于隄東以避風濤之險傍植萬柳以固隄岸行舟便之稱為白公隄云歸改刑部擢右都御史令御史出按歲報有司賢否狀視其所報當否而殿最之請籍天下軍伍以便稽旬籍天下田數值水旱則視其高下以蠲其稅進司寇一意矜恤時法司苦條例繁雜公奉詔會官刪定頒中外行之法家名為白公例云

公性度宏裕持論常依于厚善哀高益卑因事為功決機應變無所凝滯待人接物各當其分上自王公下逮胥徒僕從見之無不意滿或以緩急叩之輒力為排解居官四十餘年未嘗有怨于人亦無怨之者居家孝睦事繼母甚謹弟昇蚤世恤其二孤以掣為戶部書算廕垣為國子生置田以贍貧族立義塾以教羣子弟置局儲藥鄉鄰疾病者多歸焉比歸不問世事園亭賓客甲于畿內放歌痛飲以終天年世所稱五福者殆兼之矣

李東陽撰志

公之季子諱圻字輔之成化甲辰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初自戶曹而參議浙藩也時逆瑾用事議開溫處鑛公極言其害請以贖金充輸得報罷所部豪民偽牒補吏持官府弄法公罷革三百餘人政日以久日本使掠鄞少年歸後甥其國主隨使入貢鄞人奏畱之日本大譟公以待夷宜恕以情棄一惡少無損于編戶畱之足以召釁請薄責其使弗治朝議以為得體歷升山東左布政時流賊甫平歲蝗公定稅為九則寬恤被盜州縣檢奏婦女不受賊汚者表厥里宅民用不病擢尹應天修其先君康敏之績興學校舉廢墜招流移奏釐時政七事人以紹述榮之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公以根本重地而蓄積日耗即有水旱兵荒何以備乃奏裁冗食節浮費停不急之役又疏條其非便者數事剔蠹祛姦與權橫大拂然自是輿論益歸當亡方將大用竟以蔣太夫人之喪哀毀成疾卒

王守仁撰志

圻之子悅字貞夫舉嘉靖壬辰進士在禮曹十許年遇皇太子將出閣妙選官僚擢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亦以名望之稱也尋以

誣謫終于尙寶司丞云
悅之子啟常字伯倫舉嘉靖庚戌進士官禮部者八年今擢爲尙
寶卿家世甲科之盛祖父子孫相繼四代蓋世所罕儷也或以爲
康敏世德之報詎不信夫

文襄席公

公諱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兼太子太
保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初知郟城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者來歸作新鬻舍以其
餘力課諸生科目漸多得人歲飢倡義民輸粟擇人分地爲粥食
之多所全活效古人立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戊午召入
爲都水主事民立生祠祀焉歷升右副都御史撫湖廣定審戶則
以均徭役築沿江隄岸以備水患廉得省城號三虎者置之法人
稱快嘉靖改元升南兵部侍郎署戶部京軍以乏糧興怨公規畫
得銀數萬兩給之稍安貽書執政奏截運儲五十萬以給軍餉南

直隸大饑公上振粥要議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
且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振皆貧民
乃令州縣每十里一局先發銀市米爲粥飢民趨之全活者眾乃
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兼閒月給米銀人沾實惠
中申春桂萼方獻夫上大禮疏下其議命徵公入京有憾公者以
振粥事起謗公疏乞終事三月特升禮部尙書公屢疏辭不允仍
命吏部趣之五月再疏乞休並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振濟
銀者上遣近臣偕戶部法司會查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
相望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上疏乞宥豐熙
等未許仍趣其來初廷臣執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今上宜考
孝宗母昭聖稱本生爲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爲疑
公及張璁霍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
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至是始下公等及廷臣章奏
會文武議于朝卒如公等言大禮始告成焉乙酉大同五堡軍叛

戕殺主帥奪總戎印焚令旗劫死罪將官朱振於獄求立為帥朝廷權授振總兵以紓其亂命禮部鑄新印給振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為鑑宜追究原印不宜輕給與執政意忤銜之

署丞何淵奏獻帝宜祔太廟公引漢宣故事請于南城北建稱親廟奏可乃定世廟之議命公監修獻帝實錄又重修大禮全書以公為總裁

公立朝僅二歲有餘賜賚不可勝紀乞休荷溫旨衰答十有四日望其勿藥及內閣之命下而公不可起矣比屬續時呼弟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愧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

公讀書信道學求性理窮探苦索務窺蘊奧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斷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辨眾莫能奪取與介介不苟門庭如水然不以是自負歷官所至聲聞藉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其名官至侍郎尙

書計日可得直以議禮之疏譁言遂興公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而達禮君子固有得公之同然者矣比尙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煦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消釋重禍隱憂不可謂無功也

楊一清志

侍郎葛公

公諱希曾字仲魯浙江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兵部尙書

公初官兵科汪直義男汪鈺乞帶錦衣衛鎮撫守瑩公首疏以為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冒他鬼之蔭疏上申官皆切齒側目又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幸八事逆瑾遂謀中傷之差公湖貴二省計處邊儲至則有司為備千金賂瑾以免誤公毅然卻之瑾大怒矯詔下獄杖闕下已死復甦除為民瑾誅復官刑科升禮科奉詔持節使安南遠近瞻其儀度以為從天而下莫不起敬歷升右副

都御史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賴貴犁頭曾蛇仔七巢
並興等庭上功多歸之人弗以自伐會召入爲工部侍郎故論功
竟弗及人益高之及還明時黃河溢淤漕渠任事者方興新河
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歲運又不繼人心洶洶思亂廷
議欲得公代乃賜璽書兼憲職以往至則廉知沛漕之淤塞因
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
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謂
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
也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
上流二支俱就堙塞全河東下並歸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
洪上遏開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
患旣至濟卽達觀徐沛險阻而得其利害乃復上疏以爲濟沛
閒漕渠忽淤者由決河西來橫衝並掣開河之水東入昭陽故
開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

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水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臣愚不敢求
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故舍
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百四十里者防其溢也
停槩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雇募而行犒
助者慮繼費也上並嘉納之不期年而功成已丑河溢境山西徙
三百步亂石絕流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能上公乃命穿故河
廣十步以通稍截徙河逼之東仍於徙河下掃以漸相屬掃漸迫
河流激盪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
舊人曰今人未見禹之行水未知於公何如耳于是傳御史炯章
尙書拯各疏公費省而成速畫一而有序坐收累年難就之功宜
加升賞詔升尙書俸總理如故而公自此嬰疾矣

淮若水志

都憲馬公

公諱卿字敬臣河南林慮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

公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柄握于司禮刑法之權移于廠衛蓋切中時弊賜第三甲後劉文靖閱卷奇之選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值劉瑾初政公以其僚酌情相宜靡有冤濫天下望治平焉辛未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發斬學士奴洩試題之弊主考劉文肅驗黜其人已出院公上疏請究之竟坐奴罪舉子充吏靳大愧恨吏部遂出公知大名府時薊盜大亂中域大名乃午達之途戎馬充斥又值歲凶公至修城浚隍礪器募兵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請畱米若干斛救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公掌振濟怒公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劉瑾嘗加賦大名已輸于官公遂請作下年正額之數遼東寧臬自御史傳升僉都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闖永求復官禽賊永諷諫官薦之公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驚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復臬僉都撫眞定並

討羣盜臬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名摘疵威脅公不爲動亦無從得閒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上卒如請御史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賂公不內張罔事而怒責之者數或傳張實斬黨假此陷公以復讐爾未久二子俱敗眞定知府以下皆坐罷公由是名益著尋遷山西提學副使發揮理學敦考行誼粹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士風興焉晉溪司馬弟考下第自稱門閥竟從扑刑晉溪權寵赫奕素快恩讐者改公參政自招民兵平陝西回賊之變晉國發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晉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勳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進十年不訖工公泄之乃及御史歐珠裁抑色料悉易於商杭守查仲道平價他無與也中官奏公及查守抗違新命凌忽欽差有詔逮公等下詔獄治公等各認爲已罪歐疏救之

公謫知鶴慶府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公開誠布化均徭平賦移文麗江作漾江堰以潤漾江以西之亢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公閒道可逸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何也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兒也眾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境上諭以國家威信木公感泣出兵三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瓦解矣再晉雲南按察使委看平蠻功過當實當道器之御史劉臬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曰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理紛結歷晉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撫淮楊公歸相臺訪予憂悴甚予問故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革久則復然河可慮也器鈍舟弊財匱功窳工可慮也軍無休期憊而又耗恣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也賄成勢援罷之不能人懷異向誰任利害官可慮也鹽徒私販收大利而官鹽闕國課不充舟快江闊便則據攘固險官兵莫敢誰何地方可慮也夫社稷露闖然之憂而君子倚爲磐石

之安卿是以拜命以來鼠憂已極予答曰旣存實心必有鞏政先知其憂後享其逸夫弊非一日之積而君求一旦之效不可君知治癰者平宜首元氣而勿快一決也公至淮漕果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與松石劉公仍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水洩未幾漕利

公姿貌豐厚性度宏博接人包涵和易中有畛域處事安詳平妥內嚴繩墨爲學以古人自期志於用世六經外卜筮曆算仙佛之術皆明嘗謂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晦曩本色
公在鶴慶爲文示諸生可見厥志詞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實行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筮蹠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偶爲詩拾古人之餘弊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豪楮今又嗜其糟粕

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今乃忽訾
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以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
憾焉者也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
如古人之學聖賢可拾階而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
下之善吾師矣崔統撰狀

侍郎寇公

公諱天敘字子惇山西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兵部右侍郎
公筮仕大理寺評事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
曰某人在而稱逃非欺天則欺人其不畏強禦類如此司寇胡公
瓚薦雲端方之行久重於士林諳練之才深達乎事體輿論皆以
胡爲知人擢知寧波府一以愛民節財爲政嘗書青天白日高山
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丁丑歲祲乃請于巡按秋
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謠慈谿有馮二虎者武斷鄉
曲公置之于法合邑安堵形諸歌誦尤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爲

教取人必先器識于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每遇早齋心虔禱
罔不響應寧波之民愛戴眞如父母三載考課爲天下第一超升
應天府丞老稚扳號沿河兩岸挽舟不能行縉紳大夫歌詠其事
謂此郡自張廣漢後一人而已比至應天適武廟駐蹕供億叢脞
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內外權倖無慮數百公處之有
方莫敢肆侮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上未至先選女樂千百拘置
一所以俟幸未及三日死已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公言於權倖曰
如此候駕恐反取罪耳權倖懼問計公曰吾當記名於簿召彼親
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日之間活人千餘庚
辰正月上親觀迎春公治具於郊外俯伏廊下嬖倖嫉公倨傲讒
劾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羣賀生
辰率行四拜公獨長揖江甚銜之日偵公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
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爲命若得禍
謝豈能免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於是他嬖倖亦皆因此斂迹

駕回撫按謀重遺諸倖公終不從雖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公之才操嘉靖改元應詔查舉神帛堂匠十庫花園及進鮮船等冗役冗費百年積弊一旦裁剗上下稱快甲申大饑公竭力振濟設粥以食流民又大疫給藥以救皆躬親巡視日夜不休竟亦無恙又嘗奏折兌運糧以蘇民困四事皆獲允行公在應天三載初值車駕駐臨後值荒歉公周旋致身不避其難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根本之地賴公爲一大保障升右僉都御史敕撫宣府尋以鄖陽事重改公提督撫治鄖陽任方兩月又以甘肅孤懸萬里之外士卒叛逆之餘人心未定事勢危急非有經濟才者不可委託又改公撫甘肅公至月餘回賊寇山丹公計禽斬酋首脫脫木兒及黨三十六級回賊退服不敢肆肅州有造匿名帖欲謀作亂者乃姦人每當徵收屯田時輒造此言以乞緩征公乃會統兵親詣肅州下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數軍生按實治罪卽如約給賞因詢屯田之故除額外

之科眾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甘肅朝議欲閉關絕貢至是數遞番文求和通貢語猶悖慢公上議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公欲遺帖劫其王速檀滿速兒公又議自我太宗設立哈密後爲土魯番侵奪先後大臣經略止爲此尺寸之地今雖爲彼占奪其名猶爲我地若帖云卽將速檀拜牙送還哈密爲王如本人不振聽爾選擇本類有力量一人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公在甘肅二年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公去巡按胡體乾疏請宜進秩以酬經略之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進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公靜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馭吏明以祛姦圖大體急先務北虜寇固原公調度截殺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之功也戊子大饑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鹽銀以行振濟忠誠懇切上爲之感動敕下如議公晝夜區畫選委賢能綜理關中之民賴以全活織造大監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上命收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尋升刑部右侍郎服

關改兵部朝野方屬望而公感痰疾然猶在部中理事大同軍叛力疾上疏言滅賊之策且求退休上不允去而下其議於有司病中縉紳訪候輒論國家大事及爲學之要亶亶忘倦不知其病也其未竟之志可知矣

呂柟撰志

莊敏許公

公諱誥字廷綸河南靈寶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尙書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敏

公初授戶部給事中改刑科屢上時務其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數事迄今行之正德初朝廷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公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命教司禮監宦者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媼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交納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迹瑾門戶瑾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耶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尋終襄毅公制卽宦情泊如矣太夫人

屢命之出公謂弟松皋公曰出處道殊動默隨性在各任其直耳子鮮合於人茲豈其時侍太夫人優游以樂足矣自是閉門掃軌受徒講道若將終身焉臺諫薦公探蹟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有詔起公爲尙寶丞然非其情也疏病還十有餘年今上改元起公爲南通政司參議公曰堯舜在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復被薦改侍講學士經筵講官素養宏博樂遇明主乃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史出仁入義古昔興衰治忽之迹如指諸掌帝皆虛懷嘉納復上緝熙聖學四事曰講圖書以明道原主聖經以求道理辨諸儒以祛道惑屏雜記以防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帝眷益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事公弘獎風節細抑浮華以經世爲士筮尊德爲學軌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說典墳涉志弦誦而已又以公帑之羨葬學生之旅櫬無歸者三十人振生徒之衣食尤窘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劾勦戚習禮不律者幾人成均條約一時改觀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

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
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瞻拜主前面諭
以起敬遜學之意仍命各為講章公衍中庸喜怒哀樂章及書無
逸義皆稱旨尋擢吏部右侍郎進南大司徒洩事無私與物以誠
雖議論激發而儀度宛綽僚屬靡不敬服
公平日不數數於文章惟以踐諸行實達之世務為學嘗曰聖賢
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緩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
為若公者謂之經濟之儒非耶

公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
不可專以理言斯擬也詮擇精真解惑千古卓乎命世之見矣正
德末予經行靈寶會公談及諸儒理氣神性之誤公曰辨此何難
若是除去形氣直問宋儒要那神與性理何處安頓便了乃與公
相視大笑王廷相志
舜澤張先生

先生諱璉字伯純山西澤州人弘治丙戌進士仕至陝西按察僉
事世稱舜澤先生

先生幼有遠志自經而下程朱是宗俸餘購圖書數千卷嘗曰稱
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
耳云乎哉先生行方貌莊言論侃侃必信己直一介弗撓初知尉
氏改宜陽考最徵為御史逆瑾銜其直罔構無驗出為僉事提學
河南闕鵬陷之改陝河外收糧都御史張某貪而復先生及御史
成文裁以法某不堪誣先生於總制有旨覈驗某即大用賄下先
生於詔獄凡三年臺諫數論列誣乃明是時內閣公嫉天下名士
輕已反右某坐先生不遜除名嘉靖初起用屈滯值有讐先生者
在當路沮之先生屏居讀書考訂古義得失正德間崇尙左氏先
生曰是書真妄錯互苟說詞迷趨經旨將晦自六經四書程朱外
無用師焉耳崔統撰志

無甲...
 五...
 三...
 天...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五
 人...
 五...
 三...
 天...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六

給舍毛公

公諱憲字式之常之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禮科右給事中
 初拜刑科疏開廣言路優納忠直列大臣之附中入而為姦者某
 某內外肅然又以身病諫臣任耳目之司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
 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蓋以此諷悟主也病痊除兵科上議機宜
 以守為經戰為權乃陳八事以作廢弛陳十二策預備兵馬以戒
 北虜見災異水旱陳民隱六事則保治安振紀綱任老成正士風
 固邦本修武備也其繼上者則恤困窮備蓄積惜人材崇節義重
 風教寬刑獄也及奉使湘南見洪水漂沒民居又極陳死徙瘡痍
 之狀其詞義懇篤人或危之則曰吾當言路固宜默默以蒙恥耶
 以忤旨罰俸不為少沮三載遷禮科抗疏諫武廟幸甘肅及建儲
 嗣倦倦然惟宗社之憂今上即位遂以耳疾乞休嘗痛父卒萬里
 之外感立身揚名之遺言矢成厥志揭其堂曰永思以不及祿養

終身不食重味置義田以養三族設義學以教禮義置田宅以存
故師之貧子孫使迎養其母凡葬斂婚嫁其鄉之窮者若干家遇
歲大饑曰吾詎忍如某某之幸災閉積以牟厚利者乎遂輕息貸
人人爭先償之家益饒又得以濟其遠近之飢萃流移者置社倉
社學惠其鄉閭救災恤患以成禮俗與人交必以禮信凡有期約
雖風雨寒暑必赴平居無事惟靜掃一室曰三近齋前言往行書
坐隅默坐沈潛晏如也學以不欺為主以恕為用以克己為功夫
自謂廿年福性未能盡除臨終沐浴整冠瞑目視手了了而逝若
先生者真可謂礪志篤行君子矣

湛若水志

廉使高公

公諱叔嗣字子業河南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仕至湖廣按察使
涓巖子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恆拙自怠曰不屑云子業幼而慧
日誦數千言未弱冠著申情賦殆萬言大梁之文士萃駭曰高氏
才子也比舉進士官山西有代州生員江棹與鄰之人爭宅阻將

鬪陰刃族人致等匿二尸圖誣鄰人鄰人知不鬪全界以宅棹埋
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狂殺其妻棹嗾妻家訟楫並誣楫殺我
事楫拷死無後棹與弟榮爭襲楫職訟上撫院付子業鞫焉子業
問棹以我等尸所在棹對曰楫殺我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
事殺我棹愕然對曰為棹爭宅阻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
為爾爭宅阻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棹室未也對
曰未也乃命搜尸棹室掘地得二尸於棹立所刃迹宛然棹伏罪
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
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祇布裙
一穀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
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何時對曰夜日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
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析縣于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
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貲遠僕更汚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獄妻
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給縣官縣官恐聽遠入獄

磔民死擲尸獄外上官止治遠僕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涓巖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生災變不流行豈可得也故爲論子業察獄三事俾有司知職典之重云耳又曰予讀高子業敘薛蕙老子集解而知異端之禍未息也惜也子業亦惑於老惜也子業不壽子業而壽必歸中道任重詣極勿可量也已

文恪魯公

公諱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國子監祭酒曰初選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雅重之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武宗卽阼充正使詔諭安南宣布威德正其儀禮卻諸餽遺交人稱歎遷國子司業進南祭酒尋改北屢歷成均其教主於理道不尙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元持清操前宿弊摺紳歆仰之屢謝病得

告嘉靖初司寇林俊疏謂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約質渾晦志尙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一時撫按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操心廉直莊重渾厚之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佐者十□皆莫之應卒年六十七有司上其議賜諡文恪文敏崔公

公諱銑字子鍾更字仲鳧河南安陽人正德乙丑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尙書諡文敏

初舉弘治戊午鄉試連試禮部不利乃與三原馬理秦偉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相期明經修身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毋耽詞章毋陷利名毅然以洙泗爲師乙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拜編修同考戊辰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託銑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闖瑾竊政囚戊元老奴僕端揆銑與修撰何瑋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冢宰張綏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

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會實錄成銑與校馬瑾矯旨史臣未練政體各升俸一級調部屬州縣銑改南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以惡銑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尙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銑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格姦庚午瑾誅召還史館上書勸及時悟主救民薦賢則兵強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執政曲救出之丙子經筵講說命啟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時權倖錢寧錢安廖鵬在側大銜之冬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銑固畱之乃三爲會試同考事竣得歸稱壽二親時父陞已八袞矣己卯作后渠書屋董畊受徒刪定二程遺書作郡志庚辰罹母艱三年食粗異寢今上卽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武廟實錄以備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治本啟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相顧曰吾輩得師矣日衣冠坐東堂諸生問難響答不倦嚴祀事正文體獎雋彥警輕情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逸尹梅繩南謫時

友也抗瑾奪官貧且卒矣其母自鬻書屋銑分祿以養病爲治棺殮甲申議大禮銑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被逮已而報休銑曰天恩蕩覆得見老父幸矣諸生愕然如失怙恃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十人羣拜潸然涕下銑乘醉登舟歌曰故園菽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陞愉愉如也日讀書洎上折衷羣言四方來學者眾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治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知今取以證其異剛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訟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丙

成雅父憂哀更甚於母時著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又著
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已亥立皇太子慎選官僚起銑少詹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師夏言政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
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禮部侍郎署戶部篆進賀
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畱冬過家疾作杜客
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卒

南雍志

涇野呂先生

公諱相字仲木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學
行爲四方學者所宗稱爲涇野先生

公未總帥輒有志聖賢之道炎暑祁寒誦讀恆夜以繼日年十四
應試臨潼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
爾力學後當魁天下鄉舉後與秦世觀寇子惇張仲修崔子鍾馬
敬臣及理講學成均輟其舉業博文約禮規過輔仁以道相望雖
眾以爲迂諱而弗恤更歷五禩而踐履篤實晬盜外著戊辰會試

列高等廷對賜狀元及第傳臚之明日有中官橫加賀禮卻之在
官二年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
臣可常保富貴中官惡其言又因卻賀欲殺之公乞養病得歸中
官使校尉尾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中官敗逮及大冢
宰人服公明公杜門謝客糲食茹草若將終身科道薦其當逆瑾
擅政時不顧忌諱乞歸且學問淵粹安貧守分以斯介行使立朝
必能振起休風懲勸頽俗遂用入朝乃上勸學疏略曰昔周文王
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
我太祖一舉而取之陛下不可不深念也上嘉納乾清宮災公應
詔陳言一日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
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
軍各令監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又累進講勸上
舉直錯枉疏皆不報遂引疾乞歸御史王綸曰吾聞言官劾人今
子劾及言官道與公曰羣臣交儆固古之道耳門人邢臺王卯迎

於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其不憚煩也公曰豈予得已哉曠職而素飧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友人崔子鍾言於眾曰仲木去就可謂以道矣時西安秋旱禾槁有司槩征租公言於當道獲薄御史張士隆築河東書院成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既論定其祀又答以書曰後世之論弗正多貴言賤行故馬融訓詁雖附勢殺賢猶祀孔廟尹焞守死善道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義不論文詞俾學者知所趨向都御史王公雲鳳薦云篤學好古乞代己任時涓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恆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盡白丙子五月涓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宋淑人權厝城東至是啟壙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踊泥中會葬者皆感泣稱孝陝西鎮閣廖氏方橫斂饋以金幣米肉卻之廖使人過高陵皆知戢焉有客託交游以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交游慚而退都御史盛公

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文章薦公學術閎深操履純正甘貧體道人望攸屬是年皇上登極復召入史館纂修武廟實錄進講虞書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存祔服之禮罷酒脯之賜嘗上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甲申四月奉詔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言疏上下獄謫解州判官解之丁差徒倍他邑公爲懇告當路會議分派槩省解民以蘇解人及四方多士從游者乃卽廢寺建解梁書院選民之俊秀俾習小學之節歌邠南之詩朔望令耆俊講讀會典諸禮及行藍田呂氏鄉約奏表孝義之門求復子夏之俊建溫公之祠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桑麻以導蠶織於是風俗丕變有唐虞之遺風焉友人過解歎曰大賢作用如是豈世良吏比耶御史盧煥祁果交薦曰聖賢之學王佐之才興學而人才丕變勵俗而禮讓大行乃升南吏部考功郎中解人追思立生祠焉至留都少司馬王廷相薦曰性行淳篤學問淵粹升南尚

寶卿於是吳楚閩越名士皆假館從游尋轉太常少卿革會飲樂工之役明道士俗裝之禁每月令演樂二次乙未升國子祭酒首發明監規教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問疾賻喪旌賢勵行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慎及歷事舉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有古辟雍之風焉御史張景薦云名魁天下學博古今德行表儀乎諸生文章風動乎天下眞世碩儒當代師表升南禮部右侍郎聞同僚霍公揭榜通衢以彰時相之失公至金陵以言動霍曰以告上之言告諸路人可乎霍收榜有蔡生請鹽商墓志不允霍爲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爲相吾弗取也終拒之署吏部印疏薦時賢以備任用又薦將才數人尋進表朝賀畢見夏相夏曰霍匪人公曰愚與居未知其非祇見其才耳公合天下之才以事聖主可也時有御史劾湛公若

水僞學者公曰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事遂寢己亥春累疏乞上停止親視山陵及慎重大禮悉嘉納復進聖節表抵京值奉天殿災乞休得允御史張光祖薦公雅致安貧力學敦行忠信篤敬規矩準繩誠昭代之眞儒清朝之良輔辛丑春撫按請公暨理同修陝西通志壬寅六月卒卒時有大星流光震隕之變遠邇弔者以千計大夫士及門人悲痛如私親街巷走哭爲罷市三日公平居端嚴凝重及接人則和易可親性至孝友室無婢媵戊子歲飢以常祿周諸宗族事叔博如父姊劉貧分財濟之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置生產既歿家無長物居常以誠敬自持門人侍數十年者未嘗聞見有偷語情容又曰公爲漢之文賦懷其史才傳其經學而無駁雜戾道之失晉人之書唐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醇實之語醇如魯齋而著述則多確如文清而居業則廣蓋其學詣周濂溪之精邵康節之大程張之正與朱紫陽並美者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吾友有焉

馬理狀

珍王金系一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六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七
襄毅項公

諱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從英廟北狩陷虜中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諜報高州賊數百攜男婦流劫忠曰流賊無攜家理獲俘訊之皆良民盡釋之歷陝西按察使振活飢民以萬計尋遷右副都御史撫其地陝土亢苦乏水忠奏開泉渠三十餘里又濬涇陽鄭白渠溉田七萬餘頃固原土達滿四叛有眾二萬我軍失利廷議推忠總帥忠曰此虜須坐困乃據賊水草持百日謀賊渴甚有欲降者乃單騎入營眾因解甲來歸而滿四尙劫營大小三百餘戰皆卻忠禽其愛將楊虎狸不殺解所佩金鈎遣之遣使內應一鼓禽之凱旋升右都御史京師大水詔忠巡視順天諸郡振活飢民至二十餘萬荆襄賊李胡子聚流民爲亂復詔忠督帥忠榜諭散歸流民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三千餘級因獻俘上便宜十事尋轉刑部尙書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先

是錦衣百戶韋瑛挾中鐙汪直勢屢興大獄戮辱京朝官傾壓中外忠具疏率公卿列奏坐瑛戍邊其黨讐忠不置欲中之死忠廷辨僅坐落職後陷忠者皆敗始復忠官卒諡襄毅

浙通志

尚書劉公

諱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以御史謫知金壇縣嘗贊畫軍門平孝豐湯毛九之亂尋升知湖州府正直忠厚練達精明以古良二千石自期待郡志稱其疏定賦役則例以便征輸特其一事也歷升都御史巡視河道駐劄濟寧每遇士人初入仕者必與談守已行政之要務成人之美仕至兵部尚書總制陝西

三邊有名

浙通志

中丞何公

諱瑋字粹夫河南懷慶衛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初爲翰林院修撰抗直不屈於劉瑾出爲開封府同知歷升浙江提學副使古貌古心文章粹然一出於正不爲世俗綺麗之態嘗曰讀聖人之

書當知其意行古人之道勿泥其迹故其爲教切近精實不與時

俗俯仰而浙士之有知識者多師尊之升南太常少卿至右都御

史所著有柏齋集

浙通志

尚書梁公

諱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弘治己未進士初知德清縣平易正直清介絕俗興利除弊薄賦輕徭雖古之循良莫能過也在任七年升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議獄詳慎人無遁情時稱名法家出知嘉杭二府在有德政頌聲盈途升浙江參政轉按察使時宸濠作亂浙江鎮守中官畢貞爲內應材密謀於巡按御史張縉縛貞浙人恃以爲安尋擢戶部尚書特敕監吏部都察院考察蓋異典也卽日赴吏部凡降調黜畱材議居多士論大服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欲驕人乎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生自考語也又曰平生爲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不爲汝子孫計者正恐上負吾君下負吾

民也又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之行實

肅敏余公

諱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西安府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歷升浙江左布政以承宣爲己任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而沈重簡默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御史巡浙者咸畏敬斂束凡移文必自起草每夜分方寢尤留意於水利農田民多受益擢副都御史撫延綏朔營堡築墩臺榆林遂爲重鎮至今賴之入爲兵部尙書卒贈太保諡肅敏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

地楊廷和奏議序

布政使夏公

諱寅字正大直隸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吏部主事郎中升江西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衙入

揖卽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鈔案出矣藻鑑人才多在牝牡驪黃之外升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乃可公檄至卽散還其家寅平生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爲名言仕至山東布政浙通志

莊簡張公

諱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升浙江提學僉事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高第爲聞人嘗曰古之聖賢唯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歎曰世豈有遵書本而誤者果遵書本而人謂其不善做官特世俗之見耳行止有命豈違恤哉性素清約自筮仕至南京兵部尙書

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浙通志

簡肅張公

諱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洪御史預土木之難蔭國子生

益勤問學登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升浙

江參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竄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

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泄之賊露刃以待

及諦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遂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

歷升浙江右布政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

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仕至南司寇召為左都御史卒諡簡

肅初為庶吉士散館時大學士李賢彭時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

夏皆辭不就後二人皆為名臣

浙通志

恭簡戴公

諱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督學南畿凡考

校必以文藝古器識羣士帖服遷陝西提學副使歷升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平陽王諸盜豪右之窟流匿稅者刻日肅清召為左都
御史益振風紀孝皇屬精親鞫大獄諸司悚震珊從容開析天威
頓霽特受知眷累疏告老上語東山劉相曰朕以天下推誠付託
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劉以上語告珊曰
吾不得反家矣

李文正志

尙書侶公

諱鐘字大器山東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按浙江民隱官

邪無不洞悉嘗曰小民之不得安於田里者有司之虐政致之也彼

賣菜傭何為哉故其彰瘡所及賊吏望風解綬而民間晏然官至

戶部尙書

浙通志

尙書雍公

諱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初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

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至今賴之曰雍公隄擢御史巡鹽兩淮淮

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職滿俱與完室歷升副都御史撫

宣府參府李傑不法公按軍法杖之三軍股栗傑有內援遂以擅辱將官劾退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復疏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起為南京操江副都御史未幾遷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里人欲親用之公不賂而忤其意遂斥去之仍罰米千石而所嘗論薦者皆獲罪雍大記

知府張公

諱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朝廷問張給事云何英廟嘗獨召寧議事每對廷臣稱寧真給事中吉祥石亨患之偵其私無所得上益信任拔掌科事成化改元疏論禱祀事忤禮官又忤大璫值南科王徽劾內閣李賢徽遠謫寧申救之尚書王竑薦寧與翰林岳正宜大用忽各與一郡朝野以此指謫賢矣寧至汀先教後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境內利病悉罷行之民咸得所乞歸時年四十一公卿交薦不起間居三十年卒侍妾子女皆抱奇節浙通志

文毅黃公

諱孔昭字世顯浙之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官文選郎中執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頃選曹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散衙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之於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謁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眾始服孔昭之正在文選十五年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雖老且貴如未仕時所著有定軒集浙通志

端敏胡公

諱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歷授南刑部主事西寧侯家訟更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一訊立決時劉瑾黨劉琅為南京守備南官咸迎謁唯世寧與張嶺余祐查約魏校弗往升至

廣西太平府以恩信撫綏民夷皆感服效順大城壺關條治蠻事
 上之陞江西兵備副使值降賊王浩三等復叛殺前副使李情執
 參政吳廷舉為質世寧傳檄以諭賊奉廷舉歸其殺李者進兵勦
 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時宸濠反形已著人莫敢言
 世寧獨上疏極論之疏下都察院石玠乃擬為離間時世寧已遷
 福建按察使濠計差官校捕且密通按浙御史潘鵬必欲繫世寧
 於江西世寧因閒道走京師投繫詔獄言官程啟充蕭鳴鳳等交
 章訟世寧冤得減死戍遼東濠誅復起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擢僉
 都御史撫四川首處松番軍餉令近邊者輸租於邊而縮其額以
 所縮之額加徵內地內地勿輸邊尋進兵部侍郎上疏乞定追崇
 之禮而赦羣臣言禮不合之失因言宦官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
 可加罪累數千言切中時弊歷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浙通志

尚書姚公

諱鎮字英之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尋升廣西提

學僉事以身率教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廣右人
 文自是不振陞福建副使仍督學政先是興泉汀建諸生偏習一
 經乃延明經分教諸邑五經始備歷轉福建山東左右布政所至
 以政事聞擢副都御史撫延綏鎮至榆林武宗以十萬眾駐蹕其
 地鎮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嘉靖初虜寇涇陽全陝大振鎮以游擊
 彭模勇略使率所部又出指揮上雲於獄為模貳授之方略斬虜
 八十餘級虜眾悉引退上降敕褒獎升工部右侍郎尋升右都御
 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田州酋岑猛作亂鎮自督兵進破定羅
 丹梁猛子邦彥率驍賊韋好陸受列十二營拒戰鎮師奮前大破
 之斬受好眾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鳩猛傳首南寧捷奏上嘉之
 降敕褒獎進左都御史既而遺酋盧蘇王受叛復請進兵巡按御
 史石金劾鎮失策且謂岑猛尚在鎮遂落職歸歸十有三年復起
 鎮為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尋以老乞休子涑狀元及第為翰
 休侍讀學士浙通志

康僖邵公

諱銳字士抑仁和人正德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時逆瑾擅政焦芳劉宇深相結納芳子黃中宇子仁皆爲吉士未幾遂傳旨俱授編修銳以甲第列於仁上亦授焉恥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邵欽至以危言沮之且曰以會元而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於汝何尤尋以父喪歸瑾敗詔革傳奉官亦併及之言者以非其罪服闋改監國推官尋升南文選主事遷祠部員外以疾告歸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升福建提學副使黜浮崇實兩省士習丕變歷湖廣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進爲太僕卿引疾告歸平生於天人顯微道器上下罔不研究宅心制行超絕時俗獨恥於近名不立門戶而闇然日章咸服其爲真道學云沒之日筭無百金田僅百畝贈副都御史諡康僖此身後之澤亦嘗語其子勿請乞也

浙通志

尚書唐公

諱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初知鄒城教養兼舉追古賢令召爲御史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懇懇諭諸司務協恭經理疏起蔡宗充主白鹿書院作興文教先是己卯變作江西遂輟鄉試龍至值嘉靖初元復當試期乃上疏乞倍增舉人名數獲俞旨或語之曰今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宜自收遺才以植桃李毋爲督學所專可乎龍正色答之曰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以致士無專師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令御史藩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畏御史刺劾事權移漸無復璽書之意若是則督學之任卽付之御史足矣又安用專官爲也矧御史將入場監臨又可自爲此乎言者愧服是年中式舉人一百九十名至公且慎至今頌之按期滿例代士民奏留復命再巡先後三年有奇升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率教獎誘唯恐不及品藻文藝如懸鑑衡其獲高科大拜者皆所賞識也歷升都御史撫淮揚督漕運軍民稱便後總制陝西三邊士人以文武吉甫稱之仕至吏部

尚書留意人才多拔淹起滯爲名家宰云子汝楫狀元及第今爲

翰林侍讀學士

浙通志

襄敏鄧公

諱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初知淳安廉介仁恕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人知之者歷升貴州程番知府夷獠感化蔚如中州尋升副都御史撫貴州多所建白進左都御史掌院數月仍敕總督兩廣軍務設施動中機宜羣蠻感服恩信四境晏然

浙通志

文恪耿公

諱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初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奏改翰林檢討爲文醇雅有古風歷遷國子祭酒師範端嚴升禮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還爲禮部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銓選公明坦夷無物世多稱焉

實錄

文靖劉公

諱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簡爲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修英廟實錄丁酉續修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少詹事丁未孝廟登極遷禮部右侍郎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辛亥修憲廟實錄成遷禮部尚書戊午修大明會典成歷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丙寅乞休給傳還鄉月給公廩始終遭除蓋文臣之極致也

公自官翰林崇尚理學不事華藻而立己亦端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爲主人無閒言然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而論者以報復私怨少之蓋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語人曰劉先生殊不能詩公聞而銜之後敏政主考會試坐受門生幣落職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雜記

侍郎張公

諱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

時宰議不合乃告病歸家居二十年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薦者有忠義恬退學際天人之許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成升南翰林侍讀學士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升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旋以母憂去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侍東宮講讀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性理諸書孝宗嘉納

亟索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不果

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時其出言吐語固負絕天下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

李東陽志

尙書陳公

諱壽字本仁遼東寧遠衛人成化壬辰進士擢戶科給事中在科十三年遇事闔朗識大體論劾萬通梁方輩被逮詔獄賴憲廟感悟獲宥孝皇登極上封事六條中指斥貴近無所避而銜者深矣

王端毅公柄政薦補大理丞而劉文穆素忌之調南京光祿少卿轉鴻臚一滯閒局十餘年及火篩寇榆林守巡敗績用倪文毅薦拜公僉都撫其地至則恤陣亡官軍易諸路將領分兵馬爲十路各定部署使相應援軍勢大振已而諸酋率精兵四十萬壓境公徐指揮設伏扼諸要害堅壁不戰虜引去邀擊大破之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計省月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復安升南臺副都時逆瑾矯敕令鈐束臺官不得妄言朝廷德政開讀畢公徐諭十三道曰言路其可闕乎會諫官以言事忤瑾並逮公詔獄罰米輸邊瑾誅始釋陝西值兵荒後軍民敝甚鎮閩廖堂怙勢鴟張人人重足楊一清起公撫治民賴以安徵爲南兵部侍郎軍民擁集泣畱移日不得行進司寇懇疏九上得請致仕貧不能歸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廳事今上改元進階存問而公卒矣

文肅何公

諱喬新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刑部廣東司主

事進郎中司故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素肆橫公獨持法有犯輒罪不貸由是少戢歷福建河南湖廣藩臬在有惠政升副都御史撫山西兼督兵三關大捷灰溝橋其以刑侍巡邊也經略戰守必擣老營而小王子遁其再奉命振山西也請內帑及淮鹽銀數萬兩勸貸富室粟數十萬斛而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四萬人附籍者六萬戶孝廟卽位進南司寇奏還畱守所奪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革官校私出駕帖大學士劉吉惡其剛直嗾言官誣之遂乞致仕

公沈晦周謹時然後言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文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天下國家爲期性耿介不阿不以愛憎爲賞罰國朝父子尙書何爲盛識者方之范文正忠宣云公沒有司請諡謂其仕也有功有列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旣無愧於薛瑄著述之多實可匹乎邱濬特贈太子少傅諡文肅蓋雖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襄敏周公

諱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釋褐卽拜官瑣闥更工兵戶三署多所建白咸切事體中機宜若征寇方略將士賞格皆見施行有都督馬昂者進女弟宮中公抗疏論之竟得旨罷其女中貴人以迎佛監織暴橫而諸邊鹽引奏討殊濫又武學生請更考察制並列狀刺其違謬又數請臨視常朝總攬權綱及汰冗食募丁壯言雖不盡用其風裁挺峻識慮朗邁時論偉重矣遷貳僕卿晉參臺憲出撫延綏乃招徠商粟以和糴勸督墾田以賦租因地鑿渠以通水利慎險望繕城守績用大著復進左副改巡宣府大虜壓境親獎率將士畢力禦之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以病告家居者六年復以虜患詔卽家起公巡紫荆等關公練暢戎機備禦詳嚴虜以不害入爲少司馬遂陟長中臺往督漕運章聖太后梓宮南祔渡淮眾議由陸不決得公力主從江之利而定改畱曹大司寇復改司徒歲乙巳乃以老得請歸明年卒

公志度倜儻詞藻清敏而實有政事材觸之隱微而析慮克周投之難遽而注措無撓自始仕至登八座凡更十二秩三十有八年而居財賦兵戎之司爲多經綜之密制置之詳識辨履霜斷收迎刃所至安其惠利此皆當世君子之所覩記也嚴介溪表

尙書徐公

諱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箐深椎埋剽盜馮爲淵藪公以方略招撫禽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壞隄凡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鹽運司易汚染人咸不樂官此公欣然受長蘆使之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長廣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蠶珠眞香號產於嶺南中使采獲不中巡按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珠有禁如是不趣賈爲盜耶惟今所產而獻某不敢避罪竟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首以公才廉列上與賜章服擢右副都撫貴州獨山土酋蒙鉞弑父以叛公提師誓境上

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凶就戮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召貳兵部上安攘大計凡八條一時債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以疾在告者十年詔復起公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公復歸矣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爲苟比當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涖之處輒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爲復見三代遺風張袞志

文懿儲公

諱隴字靜夫海鹽人成化甲辰進士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沈蔚士林推重好賢惜才凡海內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邵文莊公嘗語人曰持身以柴墟爲方終不爲匪人累其見推重如此筮仕考功主事歷郎中士人有秋陽可畏之戒擢少司徒又進少冢宰方望其大用而公卒矣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七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八
谿田馬先生

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恬於仕進唯欲明農學者稱爲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涇野及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哀毀煢然祥禫中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尙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公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慎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

歸者三年戊寅復在值武廟將南巡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藩臬諸君爲建嗟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臨潁內閣東光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卽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之保全善類以扶元氣如此丁亥升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者問之乃其弟肇叔開也公卽泣然淚下旣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實鞏所取生與同官旣師事之死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升光祿卿卽起公於家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畱難人甚苦之公至釐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梗者癸巳疏病獲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而公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歸卽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

皆德容令色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公始告終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時鍾河華英靈之氣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聲氣相應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接橫渠以沂濂洛爲世大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而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未如之何也

薛方山志

荆川唐先生言行錄

諱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章氣節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羅公人品爲天下第一心服之嘗曰省元狀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奇遇也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子業幾成勞瘵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

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
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卽速裝王辰改稽勳主事
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滯選先
生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爲
翰林部中首舉先生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巖陳后岡
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作遂心服之以爲友而先
生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尤自歎時
則王龍岡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
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升賞先生心愧不欲受又以
羅峰愛己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
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
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卻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
妙選宮僚今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立東宮落
職歸先生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

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都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
爲榮清風高致途之人亦知慕之剡薦殆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
公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師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蹇諤正直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
正人可謂得先生之真矣先生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游曰方外
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中者
固賢於今之儒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算
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之奧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
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后文字更何如耳先生與人無間於貴
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怫然見於顏面遇之途
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淺露
者然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
至於經籌世略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
頓又若痾瘵切身思一救援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

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起豐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變不能寢食者累日夜適居有懷公喪而趙公甬江以天子命視師海上先生衰服往見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升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院奉旨促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卽升本司郎中陞見終懷歸意嚴相公以計羈縻始則使查勘邊務繼而使視師浙直先生卽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於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兵興以來未嘗有此捷也升太僕少卿胡公奏畱同事又升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克齋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

生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公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若有功不欲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著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升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陽重地朝右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振濟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振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於昔而先生治軍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

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二十九日也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先生氣絕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八

明名臣琬琰錄二十四卷後錄二十二卷明徐紘編續錄八卷明王道端撰紘字朝文武進人弘治庚戌進士以刑部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簽事分巡嶺東終於雲南按察司副使是書乃仿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而作所輯自洪武迄弘治九朝諸臣事跡前錄所載一百十有七人後錄所載九十五人其中如碑銘如墓志如別傳如通志皆整篇采入別署言行錄則各文擇取一段如元名臣事畧之類閒亦有附識語而不多見其中如郁新吳壽昌等凡數十人皆史傳所不詳考獻徵文亦足以資證據道端亦武進人仕履未詳所載七十人采掇依朝文之例蓋杜大珪蘇天爵相承宗旨也近有采取舊文不著出處濃圈密點有類時文亦有鈔撮國史雜以碑傳篇帙繁重名字複出顧以勢力行之作序者昧於源流過于推重遂以風行一時試取杜蘇所著及此錄證明之乎 四庫止得前後兩錄以後錄爲續錄而不知別有續錄也今得全本愈爲欣幸宣統辛亥武進盛宣懷跋

二 心 罍

齋 卷 並

晴 諧

卷之盛
氏墨彪

恩卹諸公志略序

余嘗以爲史自太史公直接左國真傳後乃有歐陽子五代史力能繼之若班史別爲一家而後諸史宗焉遂若分兩途然歐陽子文章直接昌黎起衰大約一宗太史公爲正傳而兩公自諸文章外獨碑銘志表爲盛他大家所不能方駕惟王荆公桀黠然而波瀾不甚富歐陽子所撰碑銘數十年間大人名卿半出其手更遭黨累中者多昌黎碑志一時非正人不得借爲重韓歐兩家於時事迨胷中不肯阿從以是負黨累屢出屢進所好尚極端所議論不輕許可品裁爲千古挺傑其文比他體獨甚有由也昌黎不肯作史宋文景載志銘於唐書中一字一句必爲準的蓋言之作徵信如此余思兩公身在筋扼中憂患迫切思深慮遠眞爲臨文鉅角助勁光耀助潤卽太史公坐腐刑酷乃發憤極肆於文章私藏名山大川非班史奉詔撰述爲時忌諱并貴豪情面附託者比所謂賢達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後世蓋古今一體非虛言耳嗚呼

治世難逢厄運易邁近遭魏逆公忠之人鮮脫者余不肖得無填
溝壑觀聖天子嘉惠諸賢惠澤自分餘生所宜效者一則進而盡
忠效悃向來未死寸念一則在史局宜明大義紀數年來奸邪弑
逆狀一則以志表記諸忠直怨死狀而今皆以老病不得已即家
居亦宜於諸公終始如碑志表傳一撰述垂之將來亦是餘生未
了一事顧念韓歐兩公初遭黨累後旋起入禁中馭歷東西遠邇
其於四方聞見事蹟當年隱微心曲包羅宏博商確明核故得臨
文有所據依今予雖蹇於足力蹇於口語而幸未蹇於心思每慨
然時有所發憤坐一室中寡陋鮮聞欲為無米之炊噫可念也近
述既人各私見若所臨難自書者更之一字則不忍載之連篇則
成贅終無可操管處失同病之憐豈他旁觀者不得以病居寡陋
諉又不得以意見才力不及韓歐而廢也因為略志列其端竣後
之搜訪以實之

楊大洪左浮止

繆西溪李仲達

周蓼洲

周衡臺顧塵客

趙儕鶴

周季侯

高景逸

魏廓園

何武毅王心一

薛純臺葉園適

袁熙宇

周縣貞

萬吳劉張

凡二十一人

毘陵孫慎行撰

卷之二十一

忠貞堂志

恩卹諸公志略

武進孫慎行

楊公漣號大洪湖廣應山人左公光斗號浮丘直隸桐城人世號
 楊左鼎革時共有功楊公常熟尹一文不取每往來長安跨一蹇
 驢亦一文不遺荆溪湯公為河南道一時臺諫之選稱廉卓者多
 人神宗崩時扶正排難者犖犖而大洪為首其力量肩鉅亦勇敢
 疏上獨激烈兩三日內傳洵洵多宣列校刀杖候朝門外人懼不
 測時冢宰為敬嵩周公即公同鄉雅相善嘗偕至闈門見德清意
 將為勸解地德清怒目睜睜曰上怒甚公厲聲曰怒汝怒我德清
 又說將杖人殺人公又厲聲曰殺汝殺我我是言官拋著一片剛
 心烈瞻殺也是不怕的汝不可不早自計遂各無言而罷俄頃內
 傳旨著貴妃即日搬就一號殿中外權鼓上之精明公真勇敢所
 動無不心服之矣自是每有事光宗輒問內侍楊給事言如何旬
 日宣入者無時賞金至四百八十兩縵至六十四段輒無不聽納
 時內侍強直為上信任者王安也安為光宗伴讀小心壯志數十

年有賢名時半月倉皇中與公一意任事至光宗大漸夜三鼓輒令人納公先入公入門者不納公以手拳之門者大呼王叱之退呼公急來公既入文華殿所言事祕不聞尋導入見內侍十人擁新皇帝在殿後左廂俄擁殿後門屏閒新皇懼懼王與公共擁抱至文華殿右廊廡羣臣班拜德清初立定不肯扶劉南昌慨上扶左座定因下拜眾乃拜諸監掌印者各叩頭請老謝事南昌因傳旨煇煇著照舊管事又叩又傳如初始各唯唯去德清行至文華殿歎曰今日事何景象何異奪門時內競傳時維楊公翌戴功第一不然勢且有他將大漸時先傳內侍擁正并傳兩科官兩道官入與受遺事而公為首皆安力也余方家居聞之曰此功此膽氣節直是于肅愍再生旋語友并內人曰此公難道得長做官不過顧一人耳將來禍患叵測矣俄而聞有爭選侍移宮事矣德清特不肯請移公力逼乃移而私嗾一家居御史賈繼春上揭詆熹皇為違逆先帝逼逐庶母矣言幾無人臣禮得旨震怒著回話者再

終為護者所持不獲嚴處繼春乃佯阿公時低時昂旋鼓煽京邸者日上公自此不得安而言者謂結納內外將為曩日振瑾禍即力護者以為陸賈安劉內外宜豫附勢不能定也此時清明天下一言翻為騷亂天下實繼春為之公一二疏告後輒奮身跳歸道癸亥公數轉至副院憤魏逆危亂天下遂有二十四罪疏力搏之矣方爭移宮時左公與公為同心危言抗眾迨疏後人有以為左右甚協者然終以相好故及時內傳殺熊急左公力調球至有手書於內兼之行金四遠郡湊為逆所持公實無一言而以素相好亦併入熊案爾時外為助正內實趨權者多逆則陽為緩攻陰構之禍逗遛公兩月餘乃得歸里而議者遂中公不韙以為有倖留心左亦不無阿逆計也蓋疏自六月上而南都十月初歸者猶傳流言設魏將乞好欲取前疏中不得相者二人許相一人以定眾予時方病甚驀聞之終夜不甯明早謂言者是明墮井中而蘊禍於天下也明歲此時正人當無噍類三年之後當有大事不可測

未幾而以汪文言起名謂交結王安牽熊案并羅織十五人而逮者六人公乃爲首矣後三案中垂簾首公亦繼春爲之余家聞公事不得詳而於荆溪教諭公長兄所聞其家書中謂兄及子輩吾受皇上知遇大恩此生不以頭顱殉者非丈夫也蓋殺身之禍公自矢當之矣乃議者猶謂疏後猶有依違不決者豈其然公幹略敏裕宰常熟築塘百里費出之官民不知力執兩大豪如法決斷冤獄片言稱神明初上公車嘗途遇一異僧勸之出世無遭他日禍公不信自以爲溝壑喪元其分也入獄後撈掠最慘罵賣國賊無撓臨逝有一手書自稱爲萇宏碧血又一疏插胸前比於尸諫竟爲顯純輩掠去至今人不及知一字讀祭岳廟文極言票擬當歸閣部用舍當憑公議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不知卽此數言否或別有言否左公入獄無言竟同湯公爲御史巡方剔弊歸不受餞儀神朝末一疏汰武弁五百人又言天下畏公甚於楊公楊公前死久矣會治楊左後削奪名兆京

號質齋素廉卓有聲

繆侍讀

西溪繆公名昌期江陰人東南名士儀狀挺傑在東林見所行事不嗛則直口規之令服折以是名爲諍友余嘗一望見之知爲錚錚者癸丑館選爲吉士舊例首舉貌稱弟子然公待余卽語意切直爲真弟子者方甲寅秋余隱居城外公私謁再爲余核諸劾疏若欣欣嚮最後三案事公皆褰裳濡足會楊公疏事發遂及公在湖廣主試約楊公談者三日夜歸與余談當年爲請鄭妃移宮抗德清狀極詳又嘗三言汪於余謂鼓說禁中鼎革時甚有力幾如漢之陸賈王生不可不一面且指門房曰業在是余生平不謁游客第謝不面也逮後乃爲人歎惋豈不千古偉人乃屢進屢逐至聲撼公卿家籍之日堂匾八十有七嗚呼豈有此事也汪旣游客公亦局外人並遭酷禍蓋有動之者然而公禍又以人說曾改楊疏稿終不知其三案中殫心王室之勤勤懇懇也累爲德清切骨

其慷慨大義不避師弟子是亦一世閒未白心事雖恩卹無及者
不第一庇無名之游客徒抱季昶噬臍之恨而已三案事余業詳
輓詩中公從澄江來郡日野人繞途者十數萬都合掌念佛曰今
日乃見真菩薩出世公款款笑慰謝如平常長途篋輿中手紙筆
矻矻不休初別家子女孫環泣其夫人止之曰毋撓乃公令清心
有所著述一生事傷哉

李御史

繆公之逮與邑仲達李公應昇蓋中表至親也在臺時每事爲商
確方大洪疏上公首疏曰非璉一人私言通國人公言也已萬工
部疏上慘杖畢力疏救又參廣微失儀初擬杖百後免魏又嘗爲
高公草彈王秀文故逮時同逮者錫山高公而澄江則公與繆公
澄江人語曰江陰有兩忠臣爾邑獨無予時削奪居矣戊報至歎
曰余乃免不忠時姑蘇之逮者三公周繆也又義民死者五人蘇
爲宇內一振云方公逮時吾邑人繞之數千欲奪公競逐緹騎毀

驛館有一總角童搥鼓號見緹騎藏架上搜出之搥幾死時曾府
力解公青衣阜帽騎馬長街上往來慰諭余抱罪書室中禁閉戶
不令子弟僕隸出闕者時天日陰慘三月中若嚴冬公年少丰神
秀雅余嘗一再謁之訝爲世外客乃知植節垂名氣格自不與凡
俗埒所著道途詩數十首兩月後卽聞至今余不能竟讀也公嘗
請家志於余繆公亦爲請之余終以例辭不應嗚呼今何忍爲公
志如是

周吏部

蓼洲清骨挺立是目中僅見人在銓部每日自給不過錢陸文尋
病告歸僦屋居止六七間每縣府司道過或竟日不過茗一杯而
魏逆禍蔓甚嘗撫案憤曰吾尙偷息此時者非人聞點將錄羅織
多人大以已名不與黨爲恥會周都院以事觸織監李實因相與
疏糾再三終不能庇一同知楊姜都院奪職去蓼洲益不堪作文
張其行盛稱節概功績大有造地方明激一鷺鷺乃黨中呼魏七

哥者也搜知蓼洲與魏廓園泣別連姻并官旗前大罵魏賊狀羅
入東林六人逮京蓼洲慘死當此時天下賢人禍烈極矣然皆曾
疏及內事或有關德清者便不得免惟蓼洲一無有若肯浮沈一
無言無所爲未必不免余嘗與人議之曰使禍在目前則萬不可
諱死且甘之若禍在後日何不私許之約以不負何若使往返日
月行途自以七尺軀抗九重盛怒耶然蓼洲料逆燄無已終旦夕
已鬱死矣等死耳其與無言無所爲者竟何如蓼洲亦人傑也哉
方蘇門噪聞四月五日夜先有人逮及余鄉一翰林行至良鄉逆
令人追回日未午也自後年半間南都逮者一人餘俱以撫按解
則公與蘇民力也儻在長安者同是心逆未必不少戢等死耳其
與一無言無所爲者竟何如蓼洲真有見也哉公名順昌姑蘇人
意度宏遠爲閩推官力折豪右文章閎邈世所推服有稿若干人
傳誦之大凡有真心者必有壯氣有壯氣者必有遠識近死忠諸
公文章爲世推服者居多先是乙丑吾與景逸俱奪矣高有姪欲

與姪孫女姻我與姪曰先而姻也何可諱東林若其未也何必急
而景逸復以書先曰此時吾輩做事也顧不得出頭吾終謝之必
謂出頭以殉義以國家則可若婚姻何爲又先是廿年前高有姪
請姻景逸欲我女他人女以婚吾終謝之後聞周公逮旨專以婚
故姪乃免禍而我卻自笑吾之懦非過也

周侍御

凡人能不畏禍急公者必其生平潔白不染貨利者也若身既有
染則前畜已多不忍捐去後取無涯何能忽捨如楊周二公並皎
皎人間無滋垢者也季侯周公其廉介亦同公諱宗建初爲武康
令調仁和繁富地又兼攝德清疑冤立剖考滿歸不攜一物也第
以衣服華好日用從腆人不甚覺爲廉御史發逆賢交通客氏及
郭鞏狀蓋實先楊公一年凡五疏痛詆冀邊亂源逆欲廷杖公賴
福清得免又疏奄劉朝行邊狀又爲捐俸資公費五百金爲講院
鄒公首率之諸嚮學馮公高公皆時所切忌也差湖廣未幾憂歸

逆終以前憾逮余閱疏楊公及公兩列余名罪逆以首扼正人余知逆之終不能忘情於余也鄒公所薦起用數人不知何故首鞏及繼春余痛言繼春惡醜反覆得中止而鞏遂用終逐鄒及死後削奪者鞏也到今日鞏降奴後數月復持書來招降朝廷下吏議罪云

趙冢宰

儕鶴趙公北直高邑人也清嚴爲吏考功汰疏品大忤時相竟逐家居三十年詩文自娛最爲東南名士所歸重宇內推南臯鄒公及公兩人爲世岳而鄒公愛人諄切閒有摧剛爲柔處公則持一意剛不可犯惟名士相善者千里隔音好問訊不絕有身往就爲談道藝者迨鄒公歸乃入繼掌院尋秉銓一意不可犯如初福清在閣雅用公熹宗在經筵常稱天下官惟趙吏部忠清公直後疏申此如前者再福清囑有所用遂不用矣魏逆求交懼以三千資丐書一扇終麾去不書廣微其年家子也再謁不得見適有知音

者其坐齋中語廣微憤曰以吾爲人則不可接以吾官則尚可接欲討還帖去公竟還其帖閣部自此不諧而廣微竭力助魏并爲德清逞憾紅丸事排善類無遺種魏逆所毒者祇相觸之人而廣微所欲毒者滿宇內并家居久不相及之人終用維璉事起釁後以子甥累坐贓九千七百謫戍山西平陽公年七十八慨荷戈伍中暇則教蒙童數子仍作舉業義會上與人傳恩詔草宜赦乞還家巡撫牟志夔扼之曰詔未到及旬日詔到又曰大臣尙未有名至竟以十月終卒平陽遠近聞者痛之先甲子春內外見公毆邪植良便有趙高禍秦謠謂公與景逸用事也前三十年並逐至是一銓一憲人豈能堪魏逆金使來公業不受高公在旁曰是名帖亦不可與已而其家私用帖蓋意氣風標相激之過在部疏甚多言言切直至曰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託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是六言切中時世膏肓者也余初聞公贓累以子甥歎曰以公清嚴若是甚

矣要人之難爲也雖云子及甥之獲足明公之一無獲然禍則何堪矣世之爲要人而享有祿於躬有譽於世常不敗必若前之六言者乃可哉嗟嗟

周給諫

周公朝瑞字衡臺臨清人爲給事中與楊公最善光宗時疏請蠲金花被謫熹宗初疏請經筵語侵內侍魏客輩恨甚以汪事逮公慘死疏暴公罪以一日三疏掾熊人不知得罪德清者以會奏攻三典事大直大實也說可灼交德清以星相醫卜出入其門者數年時爲德清仇而託魏逆名首禍獨先者公繼則西溪繆公塵客顧公也聞會議單塵客嘗爲人草二三語詞嚴義峻余嘗訝之爲老吏手深文章訪之知塵客草以是三人皆不免余每念爲懷痛不忘周公余未面顧公則嘗一再見之丁卯春歸病頸疽當午餘假寐恍惚若有人傳周公爲祠山廟相者爲成後婦曾窗前言侍郎時枉苦心言事懇懇無爲也神聞嗔之令多人拘往見余在竟

麾去獨一人入及房檻而余覺矣覺而起則婦正在牀呼病欲治我者再余妹若妾共聞神卽周公所謂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者信然公面麻體厚重恍惚中若見之余因閒語及婦人失言幸是事已竣後或望上帝恕原數日復恍惚有傳者曰帝欲醒將來且誠世人耳當言事時婦祇有勸言未嘗一厄帝所謂恕原不之減算者以是與至若楊左周及諸公靈響遠近傳之劇記尤多卽頌天臚筆亦往載余不及也塵客在常教授數年家素富行已清莊余目見心渴憂國家事諄惻者惟公與西溪兩人

高總憲

東林書院建自涇陽顧公公所少師事也涇陽性格明遠意度冲夷公則性格峭整意度恭謹其待人也一恕一嚴其持躬也一和一矜各加之其爲文章也亦如之涇陽才氣高每信手拈來便煇煇成文長江奔放不可禦而公則一字一句必軌尺寸析理文尤恂恂簡確無踰軼年弱冠登第纔一年餘以救師儕鶴趙公語侵

執政罷歸遂偕涇陽棲東林館潛講業學問獨宗程朱遠近同心
會者廿年餘涇陽以壬子逝公力持同志切劘如初熹宗二年始
赴光祿寺首糾崔文昇用泄藥致貞皇速崩辭連貴戚及德清厲
甚崔終逐南戚亦徒外郡書辨王志道疏侃侃三案中數十年來
內外危疑狀迫趙公爲冢宰而公掌院矣一入院卽劾崔呈秀賊
濫問成是時眾正尙多諸奸覘師弟蹤跡遂劾公一歲四遷而呈
秀尋借事逐公與趙公歸明年削奪又明年借奄李實疏侵織造
利逮者七人坐公贓三千公議不辱則赴水死天下憐其忠健其
決朝議猶苛之初爲行人卽劾張世則欲改程朱傳注得旨溫獎
以爲有關世教頃在邸一年崇實黜邪醒人心明國事者勤勤懇
懇不下朱夫子告君正心誠意至其卒也公及諸公慘禍動以東
林牽者何止熙甯惇卞而已公居家凡一方利病吏治得失豪右
行事慨然爲建言不諱以是失人意者亦以是取忌於時冠蓋過
里謁書院請益者再三宿公爲飛文獎賞四方歸心者多而側目

者更切齒每一持公正色井井而涇陽時笑顏和之諸有建白啟
事涇陽授意公爲之屬草以是人皆歸怨于公然公奪後涇陽亦
坐削奪頃涇陽贈吏部侍郎而天下論正學請諡者不下追數十
年逆案朝臣大辟戍徒及爲民者幾二百人自應秋外未有一與
東林講席者君子以是知道學之關世教也書疏進選終始詳墓
志中公名攀龍號景逸錫山人與顧公同邑顧公名憲成尋諡端
文

魏給諫

世所謂東林者皆僂得名蓋有素談學問而未嘗與交而人指之
者忌者之言也亦有與交而實未嘗談學問而人指之者惡者之
言也惟廓園魏公乃爲真東林其初高公弟子終日談學者也其
終身所推重卽高公推重者也所排斥卽高公排斥者也至死不
渝可爲碩交公氣骨嚴冷如寒儒未仕及仕後持家約躬敝衣蔬
食多在常情之外爲給事使福藩途饋五百金不受會趙公司銓

人材清濁必咨推以定推巡撫推吏部司官及轉垣多與眾牴牾
高公辭掌憲公爲首垣必推不肯捨也最惡廣微必欲折之而終
爲廣微所折以是東林諸公得禍最慘公被逮誣者以中公中熊賄
公嘗二疏彈熊矣至朝審人皆欲寬之公必不肯署名卽兩旨著
緩死公力持死不可貸此在千百人共見事終始歷歷而誣者若
是足見賢達之遭時厄而邪枉者之能障天也他曖昧中贓證誰
復能辨白公疏最激切尤最多一時倡義爲諸人首而奸人惡之
更甚慘死其子子欲匍匐從京歸亦卽哀慟死孫乃刺血上書尤
見一門忠孝之特憶會奏時公密以疏示余催請部早竣謂文昇
服上刑可灼次之余謂中禍之因則泄藥先而紅丸後文昇固用
藥顯可灼乃德清之客又鴻臚之官也卽並不免誅而可灼上刑
文昇次之高公疏謂用藥垂簾原非兩案卽四人宜一時並誅而
微令人諷余何不及文昇亦足明余與東林終有持議不同處奏
歸後公嘗再謁余於家談衷曲一意在公冠衣坐日旰乃去

何王二公

何公之在任也與東林仇者復入于是瘋癲之案發矣內廷有言
此時科道何在如此危難並無人救護公知之卽以疏劾戚國泰
厲甚明且以太子託戚身上時則有提牢主事心一王公摘其口
招上聞神宗震怒召太子及諸臣面諭正法而諸修憾者不已竟
除公僉事王公以察削奪俄公入賀萬壽節會神宗晏駕內外洶
洶科道之持公翼正者最多人而楊左爲首所以破內之積謀獎
外之戮力語言閎達竦動遠邇者實公之倡識者以爲此時危疑
非有諸忠正不能鎮壓諸忠正意氣謀畫非公面告語不能激發
所謂時也後公隨陞太僕少卿久之出制撫廣西王公亦用公議
再起京堂尋辨明前事者數語千百不休至乙丑兩公俱削奪而
王公竟以志選疏宜償馬三道冤死廷逮入卽死嗚呼三道之正
法自神宗面諭不知冤當何對而以公償耶皇上撥正後諸臣慘
死者無不備加恩錫獨二公詔復原官無他贈卹已巳歲猶槩葬

都門外同難錄中及頌天臚筆並毫無紀載及子孫陳請狀豈有
畏不敢來京也謂當年惡逆狀盡出賊魏意然乎哉何公悒鬱客
死淮揚撥正後復原官名士晉王公陝西人名之宋卽誠宇張公
至親所刻挺擊事案最詳何公同郡者鏡洪陸公爲部郎癸丑年
請之國時託言戚不宜阻邊行期後復入會挺擊事劾戚奸謀不
可不問辭旨憤厲出爲江西撫州知州久之卒於丁卯春有兵部
之臣差使者緝陸公並余蹤跡問之陸公家曰死久矣又問其子
曰幼而貧使者不知何時去余嘗呼堂中曰吾家貧卽有欽使來
無出一分一文以餉也

薛葉二公

東林起自錫山後借是名毒者多人未必實也乃與顧高最同心
游最日親好絕無依阿遷就態應是東林之翹楚而終不及禍有
東漢叔度林宗風者我邑純臺薛公錫山園適葉公也兩公性恬
素善善與人同好而惡惡不與人同激切然涇渭極明分毫不可

非義干者操同行也葉公尤酸楚筦蕪湖鈔一文不入爲尙寶卿
人其室無牀無帳又無椅坐惟一木榻一做卓飯時一菜羹一雞
卵而已時嚴風冷冽窗虛無紙公不知寒款款言理義陶然坦然
聲不一揚後爲南刑部侍郎見時人多醜正直力與唐世濟爭辨
再疏雖拂衣歸逆魏時人無指及者詩一冊跋三案後文一篇綱
常大義焯焯也後屢薦不復起七十二終薛公薰然聲不揚面目
秀白里中呼爲女郎爲巡方御史值奢亂著帽不解衣日夜行城
上者凡四閱月小刀袖中曰一不諧卽刎耳初聞欲亂者旬餘公
案代可他之矣獨乘障督率熯熯此時卽諳兵大將不是過城幸
完後遂飄然歸余累索其守川方略終無所自言升太僕少卿不
復出余問之應曰兄尙南歸我何北爲時相卽師福清向曾以循
良善善用之者也後雖不薦剡亦無苛責年七十八終方戍時公
坐余內室見天氣愁慘白虹南北互公歎曰設魏逆有他甯不食
死耳而葉公暗余于內室自誓亦云兩公對人笑言忻忻慨然許

以餘命此可謂小怯而大勇者也薛公諱敷政葉公諱茂才兩公並狷者也如大洪如蓼洲可謂狂者也大洪爲上蓼洲次之園適爲上純臺次之有弟元臺名敷教性剛直在狷品中元臺爲上園適次之

袁御史

魏逆行時當乙丑之逮也自楊左外有魏袁魏則諫垣之長袁則臺中之長又首率同臺糾逆助楊者也楊疏初起時則杖殺萬工郎指爲陷朕不孝後則又杖殺經厯張恨小官亦學忠臣態從此惟所殺無不滿志真破竹之勢也豈可謂不智劉知府之逮也先以曾福哭六君子令工人私取劉書曾扇出之內因逮劉俄而若悔若嗔人謂劉可生吾曰必死矣已而逮實書扇者南錦衣歐陽什之尋什公調簡劉竟以詛呪事斬先是逮楊左時令人徧市詐以爲逆將不久敗又以爲某某與仇勢力皆能扼逆竟將時無敢有沮止者吾故以爲劉必死豈可謂不智賊逆之橫數十年來內

侍未有若斯之悖者也王安之小心恭謹戴神宗之終佐光宗熹宗之始自數十年來內侍未有若斯之忠者也忠悖自不兩立然熹宗微有怒羣小數十輒進曰今內外止知有王公公何知有萬歲耶問之何如曰頓足怒詈去不兩旬西廊死人謂盜侍劉朝惡也後逮楊左時旨數稱與王安交構亂內外乃露出本謀豈可謂不深智第文煥數勸賊秀起事秀曰某某等未殺又勸則曰某處兵入衛未到文煥歎曰待殺完到完則汝先矣尋借事亟歸是何異項羽有增而秀且且酒色自娛何異俗傳三思輩真天之開聖明也不然賊亦岌岌乎幾幾乎賊操之徒也哉袁公名化中萬公名燝張公名汶慘死劉公名鐸斬連三人御史吳公名裕中以熊事糾紹載杖一百立死則借逆行事也他所借者吾不能詳歐陽名暉廣東人有僕王隨主逮伴罵主陰以金賄官旗委曲百方至都得輕治王德之欲與分家半并偕之坐廣人義之

周巡撫

縣貞周公名起元福之海澄人容貌溫和對人常忻忻然居官廉介持身端整無分毫顧徇入臺爲東林道學議起大駭之後參議歷通州道升太僕少卿尋巡撫江南不取民間服用器糾李實再護楊姜又參朱童蒙奪職去是皆公不顧身家犯必死者魏逆從京邸作疏取實空頭印本捏侵織造利羅忤己者概入東林道學名無不慘死公首列固宜入獄抗辨不屈死東林起自壬辰高公等家居已來者日眾名遂聞邸撫懷魯周公江右人素好學諸公雅重之然關涉不過府縣每達者過地方官輒有後言後以淮撫修吾李公旨革職去矣而激南都言官及東南縉紳保留後此中保留者亦多錫山至謂李清廉一茗一鑪遠近從此不平素好者嘖嘖至辛亥時察有身往過相規切者不意終爲天下滋垢遂授奄官名而種之毒也夫淮撫之交東林者原無其實而空載以名夫公修廉持正勤勤爲國不與東林關切乃借其名而被以實如實疏道學四字此何足中人適以成人耳夫使人人而果眞爲

道學也卽萬死何傷矣東林禍起自高公其立朝諸疏侃直丰節爲後代仰卽一生■議何傷如魏公趙公清真持世雖師門之比亦忌者之言耳況他生平與東林無關而人品卓犖乃心王室橫被災禍者一時黯晦終不失爲千古歐陽爲諫院旣進朋黨說其史論曰小人欲空人國孤主勢必進朋黨說君子常無罪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惟加之黨則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大約善善之相得以其類同也如公之糾織造東林豈嘗有言蓼洲之稱公與勸一鷺其身豈嘗東林第其地之相及則謂之朋黨可也況又有東林仇而名之者又有不免東林所繒繳而名之者是不可誣者概誣之矣歐陽子曰習俗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儒者享人之祿任人之國不顧其存亡而反以其得爲榮嗚呼甲子來三年事凡欲爲不可爲者多矣豈惟不顧而已今幸聖明照臨誅諸逆臣仍定三案諸慘死者有復有贈有

蔭有諡常垂法誠永永無窮極夫古今名義國家利害當人心跡無可沒固不必東林與不東林也世所傳吾不必盡言吾言人不必盡知者焉

恩卹諸公志略

普

不

一

山

齋

季

武	進
鄭	鄖
謙	止
氏	墨
彭	

天山自敘年譜

武進鄭鄖謙止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初九日子生八字甲午癸酉甲寅戊辰
 家世本義門宋時有爲駙馬居洞庭者橫林之鄭國初自鳳陽
 徙來傳九世爲吾父太初府君吾母吳安人生予時正鄉試初
 場日祖雲石翁嘗語予是日有集鵲數百鳴噪以爲爾伯中舉
 之兆乃爾伯竟下第則此瑞當在爾小子矣外祖母金孺人又
 嘗云是日之辰外祖吳太史後庵翁夢一駿馬負大斗金甲士
 從之馳而東未幾而報子生者至小名仍孫外祖所命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年二歲

府君登進士第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年三歲

出痘幾危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年四歲

始能言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年五歲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年六歲

就外傳時從府君嘉興任所讀書得悸疾祖母董孃孃命輟讀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年七歲

病幼科醫郁姓者云予病當三年方可愈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年八歲

病

萬曆三十年壬寅年九歲

病愈讀書記誦與講貫並進見府君試士指卷問此何文義府

君爲解說一篇予心卽有曉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年十歲

府君因子問時義令塾師常爲子解說遂私作一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題以一正一喻作兩大股府君笑曰文不如
此做然語塾師此子筆路大可望因教作破題未十日府君面

試命吾與回言終日題予破云聖賢相忘於終日而不覺形諸
辭焉府君大奇之遂教爲文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年十一歲

府君上計予在家從師金景星諱鉉嘉興人金師教法文以英
銳爲主予受益爲多府君升工部營繕司主事差回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年十二歲

府君北上黃河舟漂予受驚又吾母至楊村而病途中無醫幾
危泊舟張家灣兩月始愈入京予是冬不得絮衣吾母病愈檢
知之爲之慟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年十三歲

予大病自春迄冬凡九月冬乃漸起理舊業時梁谿杜鴻吾先
生諱漸以貢來京府君延教予數月杜先生嚴毅端方甚有師
範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年十四歲

季父明初來京府君命予受業時萬曆之盛縉紳多暇有講易
談禪分題作詩批二十一史之會而談舉業者則崑山顧開雍
湘潭李湘洲宣城湯霍林數先生爲宗府君常攜予聽教并及
諸大老之會予皆得有聞焉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年十五歲

聞小試信府君命予從季父歸命名鄭字謙止試得補常州府
學生員宗師爲武林楊淇園公是年四月府君上直發古今第
一權姦疏謫邊方雜職得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年十六歲

冬從府君赴永寧謫府君所至訪道河南登太室少室陝西登
華山繇棧道至四川府君手攜陶詩風前月下時朗吟之至山
海經丹木篇喜其句命予號曰峯陽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年十七歲

從府君登劍閣繇中崑上峨眉未至山有一僧策杖馬首曰豈

非南方鄭居士乎驚問之則紅椿坪得心長老所遣也蓋長老
已預知府君之至矣至坪長老與府君甫迎見相持大慟各不
能止觀者皆怪疑有夙緣云居數日府君欲命予及僕南還而
自留山中曰棄家入道古人所有也予跪請得無爲老祖祖母
驚乎府君點頭又三月下山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年十八歲

府君京察九月室人周氏來歸故考功郎惺莪公女也外父無
子止生一女時熊宗師科試婚八日而趨宜興科舉得二等

萬曆四十年壬子年十九歲

從師趙鳴之諱萬和科試批首也課業家園府君督課甚嚴與
張二無常爲七篇之社大抵文力須鍊如七篇恆苦不給然窗
下三四爲之則亦不甚覺其難矣是時常熟顧塵客先生遷謫
來爲教授命二百題予完其半每十篇卽呈先生批教先生於
前輩法最精予得受益七月同趙師赴鄉試中六十名大座師

岐陽趙先生芝南邵先生本房座師玉鉉林先生捷報後至南
京府君授以一柬悉遵而行其費甚省府君命之曰無爲花柳
惑也一染則終身之累子謹受教子後至粵東諸友陳順虎輩
醉予命妓邱小玉解衣偎寢黎明醉醒始知予卽披衣而起後
游武林年家兄弟張踴行以優旦侍寢且云大雨中渠無所歸
矣予峻卻之皆傳以爲怪不知予念府君之戒終身未嘗犯也
冬赴京會試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年二十歲

至京謁孫淇澳先生呈鄉試卷先生曰今年不連科也當遲十
年乃第骨氣甚靈貴十年中正好讀書學道也予時自意可聯
捷已而果下第再見先生先生曰吾言不驗乎努力勉之矣然
予時欲於舉業中登峰造極四月抵家病痧疹幼時未出痧也
痧所忌風與肉適當盛夏不能避風又早食肉疹遂不消自五
月至八月病中從舅吳嚴所忽折簡云寒族呶呶有以訟事居

閒歸咎於吾甥者幸善爲解之且未敢聞之尊翁也予復東云
甥病痧伏枕百餘日矣足跡未出內戶不知盛族何人訟事何
指何所據而爲甥咎也卽已具稟家君不妨盛族賜顧面悉之
耳逾日而嚴所同其族來至榻前指予謂其族曰此卽謙止甥
矣其族熟視曰非也因叩其事乃是宜興署印爲陳別駕有一
老同袍欲居閒訟事探知予與別駕未面遂託予名往投刺吳
族則其所訟者聞知爲予居閒也扣老同袍之舟而愬之云雖
疏遠亦母黨親豈得反佐鬪乎時老同袍者匿艙中命其子僞
爲予狀出撫之曰母黨尊行也甥豈敢佐鬪當兩平解耳遂解
纜別及訟而吳族者負故以爲予咎也吳族旣熟視非予乃向
府君請罪府君與嚴所從舅皆撫掌大笑吾鄉人情之幻若此
九月予病起而體中仍時時作惡家君命予讀書金山且就何
繼充之醫繼充延陳古白爲塾師有金陵三陶生者附學陶以
附學爲苦而力又不能延古白約以四十金延予予未稟命府

君未之許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年二十一歲

府君自辛亥察後常忽忽不樂云建言惟所處奈何借察典而處建言乎雖江陵之燄未嘗以此處吳趙諸賢也且主察者同鄉同聲氣奈何以我爲贅於權門乎意頗悔峨嵎之歸屢欲披髮入山吾母吳安人力勸之乃修居士淨業不入公府不見貴游不冠帶不赴親戚宴會曠然如與世隔絕矣前是買董壁仞宅一區價二千餘金壁仞爲祖母董宜人從弟以貧售宅府君京任時封翁與壁仞成契府君償價甚艱而鄰居楊姓者謀欲得之府君素負氣不能讓也則歎曰吾子孫其終爲魚肉乎吾則效王右軍捨宅爲寺耳峨嵎道遠今蓮池大師卽雲棲之得心也當就而問道太初可謂癡絕後來謙止之禍雖羣小之喪心實太初有以招之也是時東南縉紳無不皈蓮池者蓮池之配沈師太亦以比邱尼爲女流所宗吾母亦欲謁之乃與府君方舟同往子亦請從至武林府君

卽命歸曰游山玩水是縉紳歸老事汝且未到此時當今文匠獨崑山顧先生汝邸中領略未深吾以簡送爾可就彼受業此老史學古文俱精甚若肯以進於舉業者教吾兒則大幸矣子受命謁開雍先生遂留子館家塾中甚受論文論史之益而舉業鉗錘尤深蓋先生於此道直是王唐的派自言告人鮮能解者獨許張宗曉與子耳府君與吾母盡吳山游覽之勝數月歸次吳門府君來晤崑山遂攜子歸歸而聞謗議大騰有言府君披剃者有言子亦披剃者又有言吾母亦爲尼者又有言府君爲婢妾爭鬪而起者紛然無所不有府君與安人付之一笑而此謗遂流不歇蓋圖宅者爲之有設謀以簧煽者非無端之流言也是秋復往金山陶生仍在焉又訂來年之約予白府君而許之而陶生不能待明年卽以是冬延至其家則繇鎮江而上陸行百里至句容繇句容折入至其家四十里村名杜桂以前朝有杜桂兩相得名今更無此二姓矣惟陶氏最盛相望五六

村皆一姓也冬底歸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年二十二歲

正月初旬即赴陶館予自受教崑山之後每翻前輩文即覺與前不同真是得訣回來好看書也乃就南都悉購諸前輩文肆力搜討之而盡棄趨時之業從游者陶玉陶鑄陶斯詠陶康衢茅茨紀筆諸生而館於鑄家鑄之兄陶嘉兆有德人也其家去南京尚五十里更無雜交故予得專其業值宗師試陶玉陶斯詠紀筆皆入泮而鑄原附學高等一時以爲盛十月歸理裝計偕過南都諸生仍邀予至館云至京及場期足矣竟在館過歲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年二十三歲

正月八日始離南都二月初一抵京場中卷頗得意及下第覓落卷批云無甚意味蓋摹擬先輩而近於枯淡也歸次東阿逆旅主人張少浦老而好客邀予至家因得遇孟連洙先生先生年七十餘隆慶辛未榜與鄧文潔同年相契道文潔生平甚詳

且精於玄學予就叩之先生留居一月而少浦遣子驟騎還別雇送予孟先生出所批玄書解甚異曰二藏不可不閱也予辭而南五月抵家以孟先生之說告府君府君曰欲閱藏則莫便於南中矣予先往乾元觀主者意落落即往金陵寓朝天宮閣道藏而舊學諸生皆來是年得遇王寄凡王寄凡者朝天宮道士也年可三十餘其應酬爲世俗禮甚恭初無異處然身祇一衣有第二衣即以施人人施與錢即以施貧子必盡而後已自言貪睡裹一襪臥堂牖下十餘日不醒亦無飲食便利予一日數察之見有鼠跳躍其面亦不驚醒亦無傷齧門生茅茨自鄉來呼醒之便蹙然起亦不異陶鑄云道師十餘日不飲食矣必無氣力能與我遶柱相逐乎寄凡云可於是鑄與遶柱走鑄疲極暈而寄凡不喘以次更三五人輪與相逐皆疲極暈而寄凡如故予至夜禮叩之自言其師爲茅若冲得道人也其談玄又與孟先生有別府君來南觀子閱藏聞祖母董宜人之訃而

返宜人歿於季父許州任子隨府君迎及於清江浦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年二十四歲

府君葬董宜人於陳灣新阡拮据襄事必以予自隨一一指示之曰此兒曹他日事也既葬戒曰終天傍母他年必葬我於此是年八月十五日長子珏生府君命小名瞻孫封翁甚喜爲盡醉曰眼前看四代也予自閱藏時卽齋素室人亦爲母齋兩年矣故瞻孫胎素至今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年二十五歲

府君卜築樓村移家居之以近陳灣墓所也自雲棲還後府君吾母俱長齋蔬素至是以居喪尤虔予與室人居城從龍嘴寺僧假藏閱之甚愜畢一春不能百卷吾母云且當完世上功名事方可及此而予亦憶無意味之批以爲更當通俗因復購三科房稿詳點之點完而北以丙辰入京之太促也九月卽戒行至京寓善果寺得擬題三百每日午過則和衣臥近晚而起篝

鐙拈二題隨意更拈一小題中夜而飯至竟夜主僧起作課鳴鐘鼓則三稿完矣始解衣臥逾辰而起日以爲常從者四人日膳三稿者顧中也日給飲食者張京謝仁也供役於鐙火筆硯終夜不休者張明也鄉試本房林老師方任工部每朔望攜課謁之師大欣賞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年二十六歲

初場畢宜興陳中湛公自過索稿大賞決當得元因而徧傳都下華亭馮五玉之文亦爲人傳誦而榜下皆不第予爲諸老所留及夏始出都至東阿又爲孟先生所留因得遇袁古堂居洪範池山中年九十餘茅廬數間入山旣深而倉卒客至乃無所不有亦異人也洪範池八魚皆出亦甚奇歸而從僧去華完閱藏之願

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庚申年二十七歲

開館於郡城之先賢祠每月三試品其高下旣而改爲兩試旣

又改爲一試以卷多閱不給也登門人籍者一千七百餘人凡首取者至今多科第矣然要之無益此事不宜爲後人可爲戒也是年生子文孫府君安人甚愛之百六十日而殤予爲之誌天啟元年辛酉年二十八歲

予自辛亥成婚至丙辰室人六年不孕祖母董宜人未赴許州時吾母命室人朝夕侍奉宜人甚悅因抱其內姪董仲昭之女命室人撫女之且仲昭之配周氏卽外父之親姪女也後室人歸迎外母之妹適生女以貧故將溺之而與外母同守節者外父之妾鄒氏有姪孫女亦將溺室人皆就抱之歸故予撫有三女而丁巳遂生子吾母以爲陰德之報且甚愛三撫女蓋吳族謂之壓女生男也今長女歸吳樾裕衢州守求峰公子次歸賀元璽光祿署正爾楫公子次歸胡元烈太學茂先公子是年秋七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銀槎十月將計偕適臂生毒號楚欲死醫藥不效府君合陽寶膏自傳之而愈陽寶膏者予曾祖

野洲翁病發背幾危劉誠意石浦適至就視榻前遽命合傳此藥遂愈故予家傳其方然能合之惟當時三老僕已死其二矣止存一人府君亟呼命之其藥用籠糠火煨一晝夜方成果有神效以不易收口遂淹至冬月

天啟二年壬戌年二十九歲

前是歲內以會試文書附同袍投部至是起程至京適臨場矣初場中意甚寬然獨首篇謂當鍊以虛局三易稿始定日已將晡餘皆隨筆也榜下中七十名大座師養淳朱先生崑柱何先生本房座師機山錢先生先生後與予言闈中已定予首卷以策內門戶字爲主者所抹幾落孫山幸對房李媿庵先生竭力協薦得第四卷其後會試錄書經兩程用子墨以七十名墨卷刻程亦從來未有也

家有世僕顧倫之子顧啟行當予祖時家式微跋扈逸去營爲台州府幕子祖幾爲所侮其官以墨敗歸被憲訪啟行以爲府

君置之訪也日夜謀弑主報復已而啟行第四子爲啟行所逐乃自投靠府君契稱世僕啟行聞之益復大恨見子文名頗著謀遣其婿郁姓者持謗帖訟子使不得入場其人中途乘騾而墜足損不能行比至京則榜出已五日矣遂廢然而返聞其來又有與逆奴合而使之者

三月廷試得二甲第三十名觀政都察院總憲鄒南皋先生副院馮少墟先生僉院鍾龍源先生皆一時人望南皋先生時召予講學時新進見諸老皆屈折屏氣予每直達其意無所回互而諸老器重乃過當高邑趙夢白先生聯居日夕過從尤極款洽同年文湛持黃石齋蕭三峨朱滄起王心乾過從爲密以此數兄談易談詩論文論史旁及禪玄滔滔不可竟也王憲葵司寇以參輔臣沈淮及奉聖夫人客氏爲民出都予作蹇驢行送之頗爲人傳誦此稿丙丁閒家人焚去今亦不復能憶

題精一執中論命輔臣行邊紀事詩選得第二名

八月入館乃知所教習者文章正宗唐詩正聲又聽自改一經也然署中極閒靜能於此讀書三年自可辦真實本領石齋遂移居署中予欲追隨之而不果

神廟末年端居靜攝而太阿自操中外無敢爲邪者惟政府得行其恩怨然埽除異已至削其官錮其身而止沈四明借妖書一案發其殺機將興大獄賴神廟聖明未幾而解四明陰謀竟不得行士大夫居鄉亦甚安各以講學或詩文禪玄相高細人亦有所忌憚其爲人心風俗益亦不少戊午己未閒山東大荒至剗榆皮以食飢民之南下者不可勝數然子計偕往還夜行無盜警飢民無言亂者則我神祖鈞陶之運也獨起廢承格縉紳意氣不得發舒光廟龍飛一鬯積鬱起廢殆盡然百鍊之剛亦可屈指數餘者大都委蛇游躡以善蔗境而已至熹廟初而釁始於內諸君子知之而無能深心定力遠識圓機爲國家謀

者於是賚李可灼於外殺王安於內未已而逐南昌逐周冢宰
削王司寇逐鄒總憲削滿太僕孫宗伯登朝三月而去人皆知
客魏已得手而又有借客魏以得手者同心君子時懷隱憂相
顧而莫之敢發文湛持乃以朝講建言疏留中十二日不下傳
聞且廷楚斃之杖下首揆葉福清次輔韓蒲州力持之謂廷楚
之端不可開然而洵洵不測予乃即以留中上疏中引武廟時
權璫之煬竈神廟時姦輔之藉叢蓋有所喻魏忠賢至閣戟手
大罵必欲票杖閣力持救福清又獨揭救講筵講官鄭方水盛
養陔兩先生又誦言力救蒲州至引湛持爲文信國裔忠臣之
後祇想做忠臣而表章府君萬曆時發姦疏云他見父上本有
名故一做官也就上本福清救予云鄭鄭三吳之名士也今年選入
館皆慶爲得人逾日而旨下俱降二級調外任用謝恩辭朝回
籍候補文長洲參客魏交通事留中不發鄭謙止繼之因而同罷自是謙止一生大節讀者正須著眼即此類推縱小

德出入決非杖母之人矣

以十月初六日出都途中過邯鄲縣見道傍有坊署黃梁仙跡
與湛持下車入謁初過醒心亭方塘湛然廟祀呂祖後爲盧生
睡像湛持題絕句壁閒予未及也出仍憩醒心亭忽聞空中鶴
鳴時道士在傍湛持問此閒有鶴乎道士云此縣中總無鶴況
此郊外僻地予向空祝仙翁若此鳴爲我兩人發者願仙翁更
令鶴鳴俄而長唳三聲音節嘹唳輿阜無不駭然予與湛持乃
作禮仙翁辭行輿中成八句

是年次子喆生府君命小名諫孫予至家府君命仍行新第之
禮得句云仍呼游子挂宮袍尙忝微官皆主澤蓋實錄也府君
率予展墓告廟合族拜謁尊戚歲內俱竟

天啟三年癸亥年三十歲

正月吳安人率予至宜興展外祖太史後庵公墓游龍池得娑
羅樹一本長可寸餘蓋娑羅子墜地所自出也二月歸同室人

展外父惺莪公墓遂至外家山橋

三月逆奴啟行訟府君於按使者蓋有大力者主之然奴之實

不可掩又誣殺其第四子不知其子自靠府君未三月府君悟

為逆孽遂屏之不復用自死於家府君久不入公府與逆奴理

皆予代之按君潘公批云以僕許主真三吳大變也凡一年始

結

吳安人為予買宅於郡城之大南門母姨夫何仲昌之所售也

府君與仲昌立契實吾母主之

為長男珏聘於張氏文學張星高之女

天啟四年甲子年三十一歲

予向學詩而不專是年料理一徧討究原委乃知東坡所云當

熟讀國風與離騷者此人門正說也夫子獨許商賜言詩此說

詩之法亦即作詩之法故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若至今

日應酬盛而關係微可為下流矣夫意所欲言言之而可無不

盡可不必盡者莫如詩予自是始好為詩

買小山於三山去無錫二十里四周皆湖狀如金山小而露耳

子樂之結茅五楹時挾一帙為狹旬留看雪看月頗絕勝同年

鄭大白署曰三山隱廬

為次男詰聘於韓氏韓不挾之女不挾從子論文甲子闈卷出

決其為魁果中第七名相傳以為奇不挾有女與次子年相若

遂締盟

韓不挾名鍾動崇禎辛未進士湘潭知縣

是年九月二魏表裏大翻世界諸君子之難作矣

天啟五年乙丑年三十二歲

璫既作聞邏卒四下東吳府君安人命兒且當晦迹山水之

閒子宿有浮海願遂往海上是游之勝者寶幢禮阿育王塢詩

山禮彌勒佛塢所至皆有詩將渡海而不果聞璫禍甚烈恐為

家門之累乃還九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銀華甫朞月中丞

許定于公為其子之溥納采

天啟六年丙寅年三十三歲

張按君遺書云都中盛傳六君子傳及黃芝歌出文鄭之筆禍且不測黃芝歌實予所作聞北司獄神前產黃芝六葉而六君子適當其時適符其數作歌紀之同鄉顯宦為逆璫奴遂以之為贄於逆若六君子傳不知何人所作也諸君子之過者予皆不避形迹周旋送之府君安人甚以為憂亟命予避地予以西江多異人就訪之過赤山埠遇賣筆老者相從十日甚異小憩龍沙遇風道人同萬美叔訪道印山至廬山結夏遇一庵屬子承斷世念提撕悲切予不能從以及於此每一念之慚負無地凡子游跡所至皆有詩

天啟七年丁卯年三十四歲

北來者傳禍不測府君安人同自往海上進香以二月得報乃織予入顧同寅案中與陳仁錫文震孟俱削職為民追奪誥命永不敘用後查爰書中初無予名忽旨中票出此亦從來未有

甫畢慶而安人病初起胃疾漸劇予偕室人侍疾安人云吾病殆不起乎若有人耳邊告予云祇二十日可還來山中也果二

十日而安人又棄諸孤矣垂絕命兒女俱朗誦楞嚴咒而逝詳具誌狀以遺言耐葬於陳灣府君穴之次

許可聞鄭太初能文面試三藝遂以女字之此事亦見謙止所作行狀而近來知者亦少諸書皆說吳安人為鄭太初繼室細按謙止文集則吳安人卒於辛未太初結髮夫婦偕老太初卒崇禎元年戊辰而吳安人所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諺者謂其擣殺婦翁即此類也明紀編年大書逮故庶吉士鄭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一句便錯起則史冊可盡信哉吳安人於萬曆甲戌而吳中堂生於丙子則長兩歲矣女弟之說亦差

崇禎五年壬申年三十九歲

居喪乃知古人讀禮之義作宰我問三年之喪全章文一篇示諸子此千古祕義非筆舌所能竟也自戊辰以後所點較書有

韓魏公李忠定公文信國公三大臣志三大臣志曾從亡友龔而鑒成玉樓應召忽五年矣未如此陶李杜王元邵六家詩書尚在否附識於此以當人琴之感本朝六太史集制科論表策正餘多未就緒者予性一日不翻

書則不樂然楞嚴有云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深念及此悲淚自
懺

崇禎六年癸酉年四十歲

珏兒年幼而弱予常自課之是年文宗科試予亦往返江上常
爲兒授舉業不減老腐儒也秋兒往南京鄉試亦偕之行寓神
樂觀主葛道士房道士引予示建文出宮之路同年楊貞吉掌
科引謁孝陵瞻禮煌煌徘徊追仰黃了袁道長引予觀內城觀
天壇黃石齋適相晤於神樂觀兩宿而別爲予寫大松奇絕有
前中允後中允唱和詩兒完場偕歸是年室人雙生二女命小
名銀鸞銀鳳長兒婦劉氏來歸

崇禎七年甲戌年四十一歲

春服闋予性好游旣畢喪更欲尋吳越山川之勝而數爲孫淇
澳宗伯所留宗伯與府君同年自幼府君常率予聽教癸亥以
後則比鄰而居宗伯清介絕俗所著明洛易義自言有異授予

從而受之劉乾所水部遷謫來爲郡別駕亦從宗伯受易此風
味近時所希也宗伯前有困思鈔予童子時親見與府君往復
商訂至是慎獨義則兩年心血無晝夜不寢食於此而後成謬
以予爲可教輒亦命之商訂予匡廬遇異人爲予說中庸大有
非世閒文字解者時拈舉爲宗伯言之今宗伯序中至比予爲
邵堯夫則小子何敢當然而不虞之譽求全之毀鄉人之善者
好其不善者惡遂相乘除以至於今若宗伯拳拳知己九原安
可作也

初黃石齋之假歸也時方奉伯母而南予父母方在堂石齋修
升堂之禮府君久謝客於予同年中獨見湛持與石齋耳亦兩
兄求見之意堅也及石齋北上則弔吾父而嫂夫人拜吾母流
連至浹旬及是歸則又弔吾母投詩十絕句相顧悲慟尼陽郁
穆當似有夙緣者

是年次兒喆應童子試補常州府學生員

十月十三日抵京見朝時卽有語予者君來誤矣君與文湛持同患同年誰不知之温文方相構豈得不相及乎及見閣於朝房體仁足恭作折節狀執予手低問曰家居久矣靜觀必審將何以教我近日南邊清議如何予直應曰人都說有君無臣耳體仁愕然則曰公不知天下事做不得又無人材予應曰從來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用之人做不得三字不知誤了多少老先生如何作如此說體仁微張其手曰你叫我做那一件好事曰如防邊蕩寇難道好不做罷體仁曰人材到今日可謂絕無予曰有人則能做事有用之人則有人人材成色原不能足能用則三五分人材可有八九分之用不能用八九分人材不能得一分之用體仁曰如公言防邊蕩寇此事當如何做起當用何人予曰某老於山中人材非所敢知也若論做事則防邊蕩寇必須兵將今廟堂之上但言募兵而不言練兵但言用將而不言選將如何做得事來老先生當擇能練兵之人而任之

爲將能選將之人而任之中樞則此兩事非難蕭何之識韓信岳武穆以五千破兀朮十萬亦祇要辦得眼法手法清耳體仁色大變拂然而起曰公與文湛持同任國家事能我久要歸了予曰老先生下問某不敢不以正對也予途中草一條陳疏首言揆地曾以示人同鄉權犬遂以爲奇貨奔告體仁曰鄭峯陽不日上疏相糾矣體仁徧告其徒募人論子無應者乃以昧理蔑法先糾文湛持何象岡而次以蔑倫糾子真子刑部獄按烏峯陽在十一月朔八峯陽下獄在十二詳見前獄中草自序時聞續自有疏糾倪鴻寶許石門其徒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乃止而鴻寶之禍終發於半年之後石門之禍終發於兩年之後獨予最烈參予疏甚草草其情亦甚露首云鄭鄭少有文名天啟年閒建言起用人多譽之有謂當破格優異者其後論予引吳舊輔爲證何以多人之譽不足憑一人之毀便可信也是謙止微辭又云豈可藉援倖位援予者何所指豈非與援予者相軋而引繩批根

乎所糾子無居鄉立朝事而捏稱惑父披剃迫父杖母蓋卽向
 所造府君之謗而今則飾坐於予當時邑中皆洞然而權犬屬
 體仁妝點以聖主之崇儒敦倫也而借此挑激其心路人知之
 乃糾纏遂以殺予亦當繇冤業也烏程原參以吳青門相公爲
 證不過惑父披緝迫父杖母
 八字一切蒸父妾姦妹云云皆系許曠楊琛輩後來妝點與
 者不察大書宗達揭其杖母蒸妾體仁人告遂下獄將原參與
 續參歸併一處則失實矣卽此一端餘可類推而鄭謙止受極
 刑於亥夏五罷相丙子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家而鄭謙止受極
 不睦原無確據野史傳聞異辭豈可盡信卽謙止自敘年譜亦
 不過有微詞耳乃延陵後人無學寡識信委巷流傳之語動稱
 甥舅不和則分明暴青門之嫌隙矣嗟乎不讀書之人自誣其
 祖若此不亦重可歎哉

崇禎九年丙子年四十三歲

時有滋陽令成德南臺張壽祺在獄中奏揭體仁諸姦狀體仁
 遂具揭謂出於予訊二公於錦衣衛皆不承乃急訊予刑部初
 審請赦撫按行查體仁票不許貴州司回話體仁亦自知其誣
 知行查之必虛也乃請三法司會審麗邊戍又票不許聞體仁

亦欲戍予而陸完學力持之以爲非殺不可非立殺不可予婦
 之言其入耳乃若此司寇馮英曰卽如原參無死法於是別謀
 殺予急足南構楊氏舊隙而徧雇募里中訟師亂民之魁贈以
 厚資許以納官爲必殺之計值予病傷寒瞶眊中則密令醫投
 以大黃黃連石膏熱良解而寒邪入於四肢意卽不死成廢人
 也至今手足尙孳廢

二月五弟郝自家來省聞妾高氏生女臘月吳載颺同珏兒自
 家來遣詰兒歸珏兒留侍病自夏迄冬暈絕者數舊游親戚無
 復一盼以世講常存問者獨比部周方厓也

崇禎十年丁丑年四十四歲

諸姦迫欲立殺予司寇云吾不能殺人媚人也乃請赦同鄉文
 武公奏吾鄉鮮武職惟陸卿鴻爲錦衣而常趨迫司寇故特指
 出文武字體仁仍議處司寇而移予於錦衣衛以二月二十八
 日至錦衣獄寘予後監大金吾鄒之有向人云首輔以此事屬

我豈以我爲小人哉乃連章請告決去體仁以其門人董琨代
命琨密上予病狀予時實病而上疏之意則欲得嚴旨立訊予
斃之刑拷耳忽奉旨責調治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至今一息
之餘生實聖主如天之賜也未幾琨以他故被罪吳孟明代責
予調治如故七月體仁被言去按正史體仁於丁丑六月罷則以殺予事付
屬張至發薛國觀時宮諭黃石齋疏救予遂欲因此并處石齋
至發復具揭謂石齋之不得列東宮講官以救予故也前後疏
救予者司空劉念臺黃門傅右君李衡嶠及石齋而四按黃石齋
於丁丑六月官春坊諭德以救謙止爲溫體仁所糾十二月升
少詹事戊寅七月初五召對平臺復與楊嗣昌辨論杖母之誣
侃侃不屈語具春明夢餘錄中
傅右君以救謙止杖斃明史有傳

崇禎十一年戊寅年四十五歲

獄中諸案皆去子然僵臥珏兒留侍疾湯藥必親命之出則泣
然久而不衰亦是此子至性也舊年同繫有雷應元京學諸生
也執弟子禮以房稿求選雷之戚有爲書林者遂刻行之而譁

然又幾以爲罪案至是有提牢之子張生偕路蕭黃生問字從
之購數書春秋四傳管子國策呂覽史記前漢書皆鈔一過又
自刪定詩集十六卷改定尙書制義五十篇續成書義十篇皆
付珏兒受之

張至發陸完學相繼去位以必殺予之計付許曦及雇募諸流
棍聞更有大力者領袖未得其主名也六月清獄西曹縉紳無
不釋保恩覃海外獨予在繫金吾奏請疏中卽具陸完學王章
語上敕據實具奏芳洲回奏不敢暢剖然是非之良未盡昧也
曦等恐予不死無以償雇募之值遂自具疏亟上妝點曖昧極
其穢褻顧亭林先生偏聽陸來復之言有一詩罵鄭謙止依附
東林詩題頗長備言許曦一疏系陸來復代作則陸之
傾鄭劉元城云論人須觀立朝大節未有清平之世可以曖昧
殺人者以曖昧殺人之圈套自溫體仁始也曦等更深一步則
串成穢惡小說嵌入姓名此乃極古今以來未有之事而陸完
學七十四歲之翁深狎諸惡少而成之子死何足惜世道至此

正以死爲幸耳曾記李緝敬中丞寄予道命錄乃洛蜀交章之
彈文所參晦翁夫子有兩妾爲尼先姦後娶及縱子盜牛事當
時門戶相軋卽如此而漢書曹操以不忠不孝立殺孔北海萬
世而下公論竟何如哉完學付託許曦先入之爲武英殿中書
使之擎拳曲跪表裏旣熟乃便於浸潤其謀最深而特自家召
楊琛來琛者前之鄰居予鄉同年楊惟寅之子也其惡性成十
餘歲爲小天罡營入泮則爲文天罡八條龍之首其穢業有非
人思議可到筆舌可罄者里中皆知之挾讐應募甘心於予是
時黃石齋疏糾楊本兵嗣昌不宜奪情入閣上召對嗣昌訐奏
石齋薦予事以相抵上降處石齋而詰責金吾卽訊予以七月
十一日衛審受一櫛具奏旨駁嚴審金吾請曦等面質二十三
日再審許曦楊琛等冠帶衣巾跳舞於堂上搖扇指畫如說書
又如降巫金吾惴不敢忤而嚴刑櫛予敲一百予大呼太祖高
皇帝告金吾請問曦等此何年事也曦云此初做舉人時事因

又請問曦等各若干年歲於是有言二十四五者有言二十六
者二十八者總之皆三十內人也予言無論是非情理所有卽
考此年歲則予中舉至今二十七年矣諸人有甫生有未生者
而以二十餘歲之人質證近三十年前之事可乎天理人心自
非彼等所有而敢於無忌憚若此者則恃體仁中毒之深完學
主持之祕也謙止自敘極言鳳臺尚書之下石則來復之攻擊
其得罪鄉邦未嘗坐實其杖母可見本心之明然鳳臺回奏祇說
猶有清議也鳳臺回奏具孫北海春明錄中鳳臺於
天啟年間罷官崇禎元年起用卻未嘗附錄或有以東林正人
稱之者聞之錢鑄庵先生云鳳臺於天啟年間罷官或有以東林
別非東林泊乎崇禎元年與眾正並起則又揚揚得意自附於
東林矣其反覆如此子復問此語之由來答曰此事頗確先祖
嘗對先君子說故知之極細備按鑄庵令祖學聖先生夙稱吾
常文獻又生於明季則其見聞決非近今人所及碩齋鑄庵一
脈相傳亦頗留心軼事而鑄庵今已八十中風後不能動當時
筆說話亦艱澀過此以往吾鄉愈無人攷證舊聞矣
秦檜以謀反殺岳飛有小卒王俊證之想其狀當亦若此然檜
與韓世忠言莫須有三字當猶是秦檜良心憤極若今則抹去
莫須直以有字耳質對曦等語皆窮於是曦等不待金吾之奏

自撰一遵旨面質疏以質對所窮之辭改攷編捏雜以鬼夢戲
褻之說及金吾奏與曦疏不合上怒落金吾職更命司禮東廠
法司錦衣衛會審自是家人不得相聞問矣八月十一日會審
於靈濟宮予有確供口詞載語之略嚴刑兩槨一夾奇慘極刑
非世間所有予終無以承惟號呼皇天上帝太祖高皇帝而已
曹司禮云不承奈何乃密提予家人張暉徐英宋寅刑拷亦無
所承無何又從衛鋪提家人張成至張成者珏兒書役童子也
五月中罄盜牀頭盤費裹身而走為沈夥長所獲連賊呈於金
吾故金吾羈之鋪中追未獲賊曦等知之令人與言爾主且殺
爾可從我嘻王俊證岳飛之故智遂重扮登場矣前歲在西曹
時家人有八九人温陸徧購之許以金帶武官後多從詰兒歸
而圈套仍弄於此使僕證主又使盜僕證主春秋六逆乃今見
之是日曦等欲就此中并殺珏兒以曹司禮不從得生不可謂
非天幸也審歸暈絕昏聩三日衛卒晝夜守予予久已付屬後

事矣十四日絕而復甦提牢周公過存甚厚盡以行李付之家
人既皆別繫郭金吾仍命役送珏兒至令得父子相守亦感之
欲涕也自覺意中更無一事生死呼吸亦復坦然惟初入獄時
曾欲自敘年譜以病置乃從提牢借紙筆口授珏兒略記生平
以俟後之論世君子謙止受此奇禍至今無人為之訟冤論
世君子殊不易得披閱一過為之嗚咽
寄周室人屬云結髮夫婦相從二十八年一遭璫難再罹權毒君
獨力持家艱辛歷盡未有一命之榮是予意中耿耿事豈知今
日遂至此哉未完兒女隨時了之因緣修短莫非數也君年少
予一歲久學內典當知世間那有不死之人勤修學道早得相
見

屬兒珏詰牲發兢人不可不讀書明理我府君嘗言舉業文字不
通而旁通別業皆不通也繆西谿云一本四書一篇八股文字
能通則無所不通此是我聖賢詩書之靈所語甚妙不可為我
受禍而不讀書也讀書必以通舉業為始不然如豎屋之無基

既通舉業仍須讀書閒中與珏兒打算經史詩文典制字學五年可辦一副本領若性命二宗繇於根器須自得之趙文肅教子云傍通醫卜業餘力叩嚴楊此尤衰世養身之善術也珏兒識吾言量諸弟根器次第教之諸子聽兄言如父相聚殷勤娛母晚景能讀書明理則處世居身待人接物自然有法不至馬牛而襟裾也

國恩深厚頂踵難酬然宜自量力圖報如吾自不量乃更取禍畢竟聖賢之道不可易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前賢云一官羈絆實藏身此語自關至極慎無談兵兵事未有能善其終者慎無居要俗云上得高跌得低也繡襦黃帶呵殿鳴騶風沫水漚有何可羨淵明堯夫真吾師也當常講究勘此一重關過

聖學自有心印大舜贊堯舍己從人孟子贊舜舍己從人此是堯舜打合處顏子一生學舜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此是舜顏打合處故夫子獨許好學後儒講學鮮透根宗故於問字理會不及大學修身是舍己入門修者修而去之也顏子克己是舍己實力克者克而治之也至夫子毋我則與舍己正打合矣此之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是聖賢心印慎獨是關捩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關捩中之關捩如開鎖之匙鍵也孟子得道子思得此而已得此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乃可以達天德吾貫串數言以盡聖學非杜撰非勦襲有所受之蓋非空言口授珏兒守前待後無負學之一字

居家有道敬神佛虔祭祀孝父母刑妻子四者乃爲人爲學實在處刑妻尤難古云晝徵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身無不正則自然觀刑而化非可以道理言說繩束之也此儒門第一步學力家庭之禮亦宜簡淡莫重於事親然而菽水承歡何必鼎烹也凡事量力凡事隨分越其力必躓不隨分罪之階也不可守者勿

創爲之不可久者勿暫爲之世俗之盤合宜痛裁酒食之宴會
宜痛避往來奔走之禮節宜痛簡逐勢之奴不織之婢宜痛驅
也

一身之計所需幾何冬夏兩布可以溫一日再食可以飽五尺之
牀可以安一架之書可以老百畝之田十五間之屋可以養十
口之家辦此非難安此不易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爲
至論富莫富於知足貴莫貴於無求此爲要訣吾以淨心取奇
禍兒曹識之永以爲鑒

與人交淡爲主太濃則離構生焉世閒意氣徒虛語耳緩急那有
得力者其得力者正是夙緣非關交結也處親屬以疏爲道吾
年長於仲弟十二歲其他皆更幼府君早厭世務以家事任長
凡事命子照管予亦身任不辭肝腸太熱口語太直取嫌取忌
叢謗叢疑以至於此兒曹識之永以爲鑒
人皆爭身外事未嘗自觀其身偶然爲人此身在天地閒何啻一

葉上壽不過八旬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閒光景能復幾時倏忽
影現何可著處要當實實看得此身如寄與世閒事莫甚相涉
與世閒人莫甚相干能自尋得安身立命之處此爲上根如不
能者亦作世閒一極淡之人庶幾哉苟全性命之道也苟全性
命夫豈容易諸葛武侯一生學力纔了辦得此四字來易稱避
咎詩貴保身孟浪自殘亦復何貴兒曹識之

世閒能殺人者莫如財吾身能自殺者莫如口大學曰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二語相配正以言貨有如
兩刃當知此書警戒之切

能讀書而未窮理祇覺文緣深重必多好著述似不關世閒名利
事此亦當大戒此是以道理爲裨販也從來聖人於此節度不
差吾夫子之文祇是弟子記載言語耳刪述之外無別著撰也
故曰述而不作老子爲關尹所留強之著五千言彼時若放過
關決不肯自作道德經一部寄回與關尹流布矣莊生道力去

老關尚遠其絕世之識絕世之才盪盪晃晃而不能自抑然自
觀甚審觀世甚透於是寓言危言荒唐汗漫觀其書意兢兢然
日如刃在其頸惟恐不能免者看得到此乃爲道眼持得過此
乃爲道力盲子顧以爲憤世豈不謬哉太史公頗窺其意故一
生精力祇了史記一書極愛司馬相如之賦未嘗擬作一篇然
而已不免於腐刑矣莊子曰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
之知避夫禍重乎地則無往而非殺機矣司馬遷班固之才殺
機也蓋寬饒張蘊古之直殺機也龔勝孔融之名殺機也岳飛
楊漣之忠殺機也若此皆自取之也文文山獄中詩云得因真
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現風消水自平功名真滅性忠孝
太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又云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
年前原未生此之謂聞道

佛說冤親平等吾於此亦頗有道力錦衣獄審時吳金吾爲我說
万俟高錢寧因果蓋知予之冤而漫相慰勉也吾兒孫自立爲

主勿復太於此計較郭汾陽父母墓爲人所伐德宗欲爲之報
讐而涕泣辭謝往時讀書至此每作數過徘徊要之人間恩怨
何足數者惟天道乃好還耳自以好還聽之天道毋爲於此多
容心也是爲最後之屬

崇禎十一年戊寅八月十五日天山翁口授
來無名先生傳

既敘年譜復爲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少有文名爲官有直名家世清白以名得奇謗
生平砥礪忠孝以名得奇禍慨然曰從此生生願無名因自署姓
氏爲來無名志當來之願也性喜讀書有婦共艱辛子五人長者
孝少者慧常慕龐德公家風又云淵明非責子也雖有五男兒總
不好紙筆此淵明之善教淵明諸子之善學也而所志竟不遂自
爲傳贊曰誰殺我者豈人所爲浮名爲累乃今知之從此曠然與
造物游圓明周徧俯世如漚

十六日候旨未下珏兒相守兀兀乃無可言者乃無可思者與兒說生死之故拈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一章仍爲舉業體多生結習脫稿自覽爲之一笑

十七日夜夢見兩尊人吾母摩挲牀頭若有所覓云昨所得玉今以付爾吾父云是刻得好玉不大刻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秦山而小天下謹記以詩

宵宵夢游依依膝繞魂魄所歸清虛之表不磷不淄何彭何天泰山非高天下非秒至聖肇登瞻言則小永錫寶章俾獨見曉錦衣衛提牢百戶浹旬而代二十日周仁齋過榻前予問候旨云何仁齋云聞有密封下刑部矣因舉手公過一重關也予問故云十二日司寇諸公皆欲借盜奴成案有一少司寇獨持不可云天日在上誣服卽是枉法況彼未曾誣服乎吾不惜此官不能昧此心也因移白司禮司禮亦以爲然想別作提質矣其詳不得而知也問司寇姓氏云王命璿從不知其人因又言此一

番公之銜冤王之執法長安喧傳三尺童子皆能道之矣下旬提牢鄭光宇自會審後內外聲息如隔世予寄食提牢廳仁齋光宇皆能周其飲食者也九月初旬提牢馬伯長有舅楊體元京庠生也私以課業來質從之借書得後漢書一部八大家半部雖殘缺指示珏兒爲古文法漫爾遣日讀後漢書翻黨人之禍憑弔古今俯仰身世真是黃梁一大劇耳

天山自敘年譜

天山自敘年譜一卷明鄭鄭撰鄭字謙止小名仍孫武進人天啟
壬戌進士選庶吉士上疏糾客魏降外後又削職崇禎元年復原
官起用又爲溫體仁以蔑倫糾之下獄楊嗣昌張至發百計周內
鄉人惡鄭者從而附和之十二年八月獄成磔死所撰有三大臣
志陶李杜王元邵六家詩本朝六太史集崋陽草堂文集十六卷
詩十六卷此譜卽文集之第十六卷崋陽冤獄信者半疑者半鄉
人湯狷庵五辨最和平亦最精確崋陽之冤人知之楊張殺崋陽
以激崇禎帝之怒石齋人亦知之而崋陽有自取之道焉則人皆
不知而狷庵獨揭出之者也此本卽先生所藏其辨皆主是編眉
端所書亦先生手跡今改雙行注於下狷庵賴古堂集亦已發刻
故五辨不附惜崋陽草堂全集未見俟他日搜出當爲刻之可也
宣統庚戌四月武進盛宣懷跋

官錄與史四尺天慈盛直選錄

好仕英平州府學訓導堂全其不歸國臣有

操神書衣其本不歸國臣有

不取而歸其本不歸國臣有

貞婦學加帝

人勇節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